電影・漫畫 6

余祥琴律師受任本社常年法律顧問通告

茲受任當事人電影·漫畫社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對於該社之信譽財產當依法盡保障之責任特此通告

▲事務所北京路一九〇號二樓　電話一八九九一號

封面說明

電影狂想漫畫

汪子美作

金餤與華萊斯皮雷

華：好像貴國的電影皇帝是世襲制的，陛下這皇位坐得夠年頭了！

金；這實在不是敝國提倡電影封建制度，無非寡人治理銀國獲得人心歸順而已。

華；說也奇怪，貴國選舉電影皇帝的標準似乎守舊得很，電影皇后自然應當美麗一點，但是電影皇帝却不是非漂亮小夥才成，我們美國眼光則不然，黑頭派的賴昂攞里穆可以黃袍加衣，不說，連我這樣粗猝猝的老傢伙也可以稱孤道寡！

金：皇兄千萬不要因此誤會，敝國人眼光太淺，也許他們照樣歡喜像皇兄那樣黑旋風楚霸王式的電影明星作皇帝。不過一方面敝國銀政現制度，張飛式的人物總要在呂布的肩下而時常不能獨立，一方面也還沒曾產生出眞正粗線條的好漢來。如果一旦發現像貴國保羅穆尼式的人物，寡人情願讓位。

華：如此說來，陛下誠然是一個賢明聖主，堪爲銀政。遠臣已退位多時，下野之士，請勿再稱爲皇兄。不過希望陛下日後再放開胆量，寬放胸懷，以豪邁的姿態出現銀國，則四方遠鄰，不難望風而歸矣！

金：卿言甚是。

電影·漫畫 6

月經

——每月之間電影經也

丁白

肉感與性感影片之後，將有電感影片。

★ 聞陳凝秋演戲，每至哭時，則鼻涕長流。

★ 聞有一大於四大公司之公司將出現。

★ 某公司廚房老板在門房中大談電影，彼謂「火燒紅蓮寺」，才是眞正好片子，並作警語曰：「我老×要看十九套×××（在彼意中以爲是禁演「火燒紅蓮寺」之人）的孫子，他要看二十套。

★ 廣州出版影刊多由西南出版物審查會審查。

★ 天一港廠所拍「梁祝痛史」爲大導演邵醉翁遊星返國後之精心傑作。

★ 鄔麗珠之照片，印於影刊封面上，望之毋不大那個。

★ 中央攝影場集起所約各人講演稿，已經印訂成冊。

★ 中央攝影七月份薪金亦欠至八月份未發。

★ 或謂今年爲炭亡年，並有輪則藝華頭上之虞。

★ 影舞新聞集影舞妓三位而一體之，或名之爲「肉」刊物，如此編者，爲了賺錢，便無事不可幹矣。

★ 某昔男星陳××，以明星身份，向妓女賣淫，且有定價，眞是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 國片業處此危急存亡之秋，電影輿論界今年應訂爲「國片宣傳年」，文字與照片少，爲外國片效力，多爲國產片幫忙。

★ 吳村前在中央演員訓練班講演，謂「中國電影爲睡覺電影」也許吳村的片子，方有此妙力。

劉文娴女士作

★ 許多花花電影消息，嗅之多醋味。

★ 聞李萍倩屢欲攻高倩蘋出明星，高倩蘋固然未臻完善，而李萍倩又有何足奇？

★ 吳村因有「風」「重婚」「落花時節」而補以三字「春之花」。「春之花」雖好，但仍未越過「落花時節」。

★ 中國電影學會內，一場糾紛，自告和解，其中主持人每日在明星日報大罵聾某，並有將揭發其某種醜行之決心。此種現象，比晨民兩報之鬥口舌尤可其觀。

★ 胡蝶歐遊紀念冊，似尚無需出版，且看「胡蝶歐遊雜記」如何

★ 得意忘恥者多，見錢眼開亦復不少。

★ 聞聯華出片十八部，方能發職工全薪，計之聯華導演有九人，每人兩部，當或不難，但照已往成績看，也許不易。

★ 依電通畫報第六期之精神看來，似乎惟死人以爲寶。

★ 幽默大師威爾羅吉士墮機殞命。

★ 天衣有縫，見縫就鑽。

★ 某君謂「王慧娟從最長的一根頭髮，到最長的一個脚指甲，沒有一塊雅骨。爲女明星中之最令人討厭者」

★ 哭話（不是笑話）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陳×乂與貂斑華之婚約，本爲游戲文章，但貂簽字之後，落於陳手，竟成要挾工具。

袁氏美雲與王郎引有點這個。

電通劇務吳某係如意袋商人，因揩臨時演員油被革職。

天一公司有一好處，不妄自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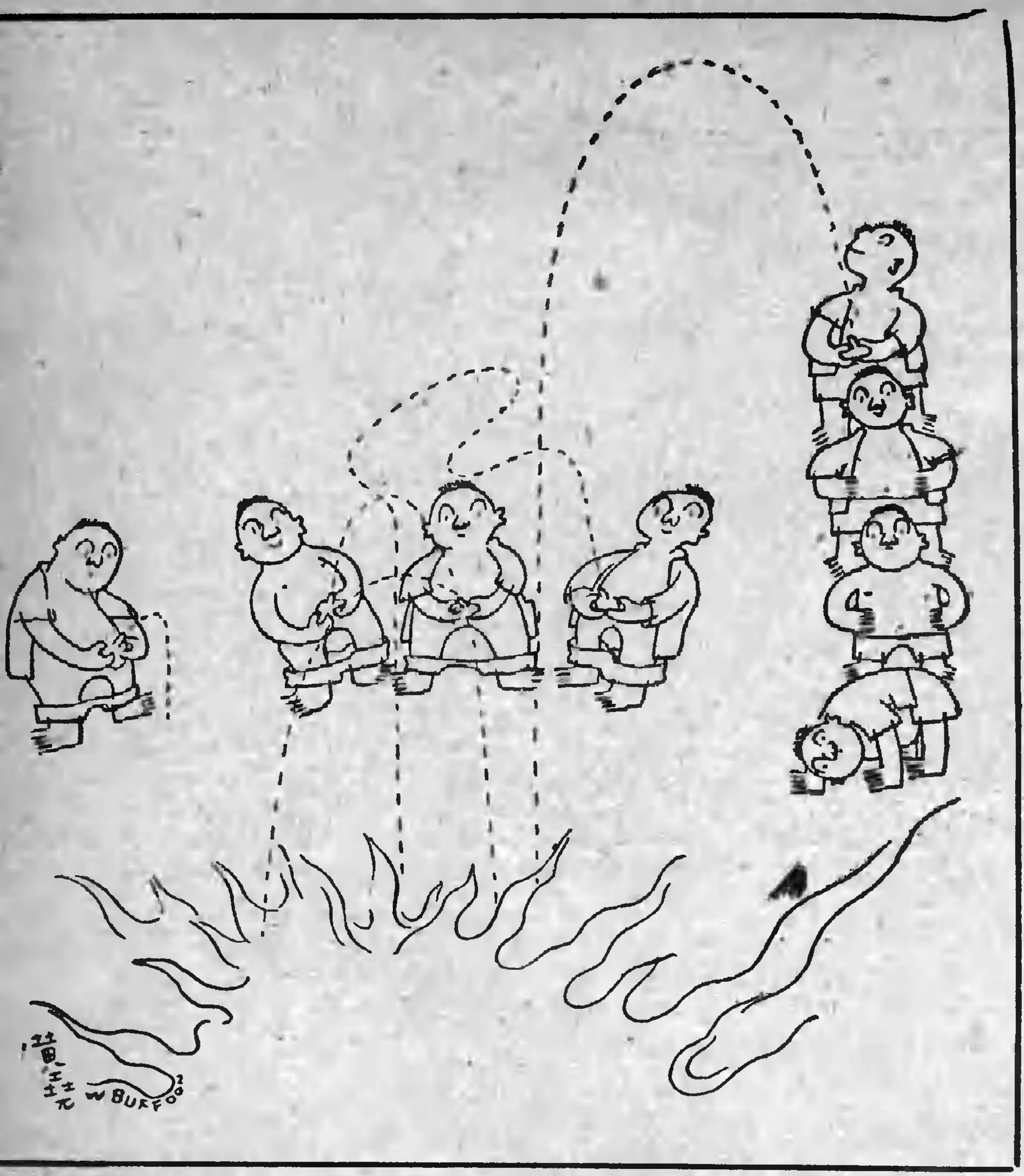
識字運動行到內地，當這些熱心教員走進人家去找學生的時候，老太婆們把年輕的姑娘們都藏在房裏，不許出來跟這些年輕少爺求學，問起來，老太婆只說是她家裏大家都識字，不識字只有她自己，倒不如痛痛快快的給她們吃閉門羹，可以省點事，使年輕輕的娘兒們，和年輕輕的男子在一塊兒研究成何體統？她是有些兒不放心。

江棟良作

撈錫泊灰

顧逢昌作

獨奏獨唱與獨聽　江枚作



救火隊　　黃堯作

多妻者的煩惱　　西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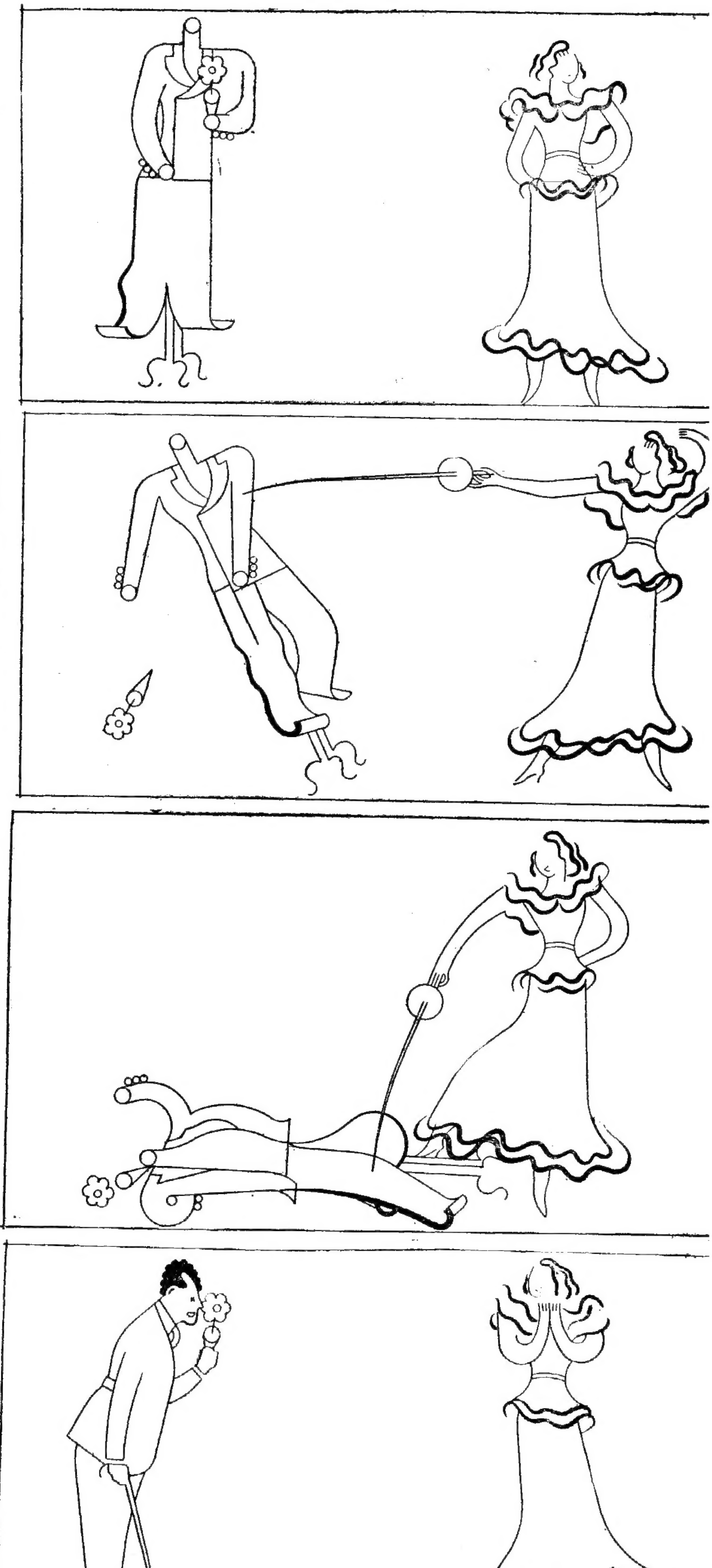
將是葡萄之仙子，今成可憐的秋香。　陳振龍作

公園小景

失業沒有事做，天氣太熱，悶在家太不合算，走上公園，眼前一黑，七點，八點，九點，十點，公園關門啦，這壞坯子，還不走吓！　林擒作

不徹底的練習

周汗明作



鬧市章

白石

我不是都市之人，然而我在鬧市。

我生長在鄉村裏面。山之陽，水之涯，黃柳垂條，綠絨遍野，在泥土香氣氤氳之中，靜靜地立着的一間茅屋，是我的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錢買醉，無錢拉胡琴唱曲子，是我可愛的父親，雖然他老早死了。嫻靜，慈愛，是我可愛的母親，雖然她也老早死了。雖然他們都老早死了，家鄉却不乏愛我之人，有無數的農人在着。在這些農人之中，我無法找出可以厭惡之點來，他們是樸素，是老實，說一句，是一句，做一件再做一件，剛健，勇敢，有風趣，有偉大的和愛。酒星常常掛在他們的鬍子上發亮。在鬍子下右有無限溫靜的大力量的哭，並且說道：『弟弟呵，來，來喝一盅老酒！』

我無法不愛這些人，我無法不愛我的故鄉；我為什麼要不愛他們呢？那些臉，那些影子，那些河，那些莊，那些樹，那些大地！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我腦幕上轉。在睡夢中，我常常依依稀稀聽到柔和的鄉音，說道：『來呀，弟弟，來和我們一道生活下去呀，我們是地之子，是故鄉的人呀！』

然而我身在鬧市。我不是都市之人，却不能不在鬧市里過日子。我常常在睡夢中驚醒，帳望着白壁，發着喃喃，唸起已往的鄉村的日子。那已太遼遠了，那些臉，那些影子，似乎都已在褪色，漸漸黯淡了。我盡有生之力想拖住那些，只是無力。日子一葉葉過去，像流似的，毫不給人餘暇，我漸漸失望了。去面對他們去回去！我怎麼能隨便拋棄那些美好的夢憶呢！

然而這也不過是做夢一樣的想頭吧了。我怎麼能拋棄那些美好的夢境，然而也怎麼能拋棄這個都市呢。我誠然是生長在鄉村裏的人，但現在必須在都市謀得我的存在。鄉村和現在的我委實是隔得太遠了。我有鄉村的靈魂，但造物主披給我的是一件這合于都市的外套，我不能不在都市里行走；我有泥土的坯子，但造物主給我裝了一層皮，使我再不能夠返到原來那個殼層里去了。我怎麼能掩蓋我的靈魂，我的泥土的坯子；然而我也怎麼能脫掉我的外套，我的皮呢！

我不能無咀咒之心，看着這濛濛的塵毯…………這濛濛的塵毯…………

是亭子間。樓上樓，像雞棚。蛛蜘在窗口結網；蒼蠅繞筆飛；蚊子的陣，臭虫的羣…………房子里熱鬧而高興的偏是這麼些虫豸！它們是房子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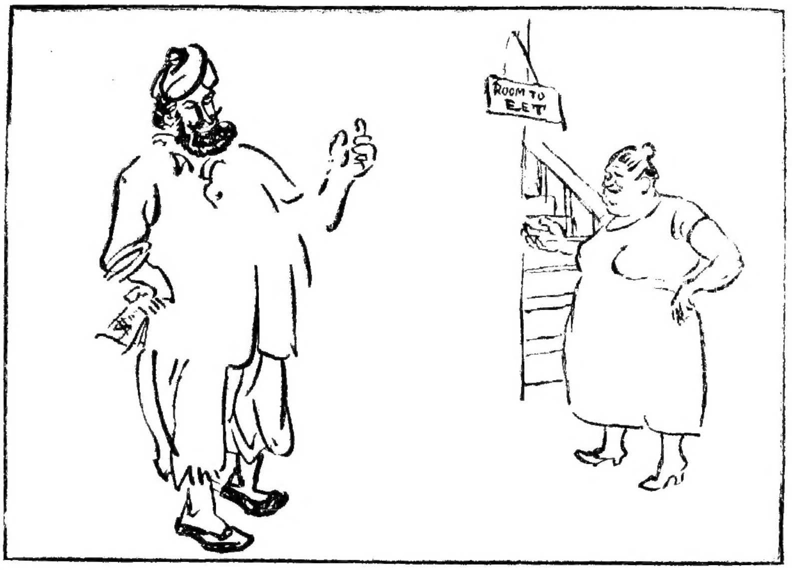
像幽靈一般的是所謂人，在房子裏踱來踱去是常事。間或翻些書，然而書本裏並無吃飯之道，祇是些空空洞洞的說法。看着看着，等于不看，想打瞌睡了。于是常常撩開蛛絲，把頭探出窗口去…………

我看見鬧市。這濛濛的塵毯…………

隆隆的是電車的聲音：變換着千百種的腔調，竭盡了人間各種聲音美貌的是無線電的急奏；商店關店大拍賣，吹鼓手如喪考妣似的吹鼓着；鐵店的金屬聲；工廠

受不了

沈逸千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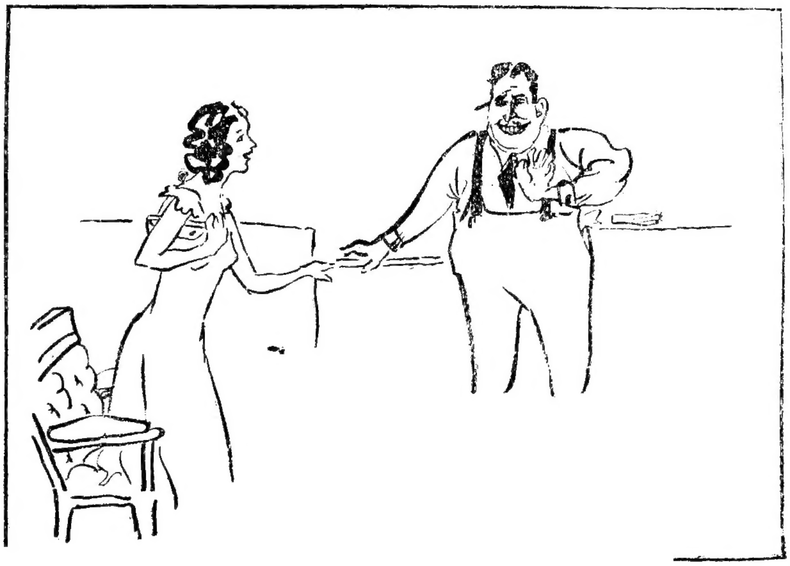


印度人的印子錢 借本容易還息難 負在身上一世償不清

白俄人當二房東 不在房錢貴 怕是美人計仙人套

東洋洗澡堂 名稱不雅

菲洲女招待 情意殷懃 吃相難看



跑進猶太商店 不買東西不放行

的汽笛此起彼應的叫起來，像獅子的羣吼，接着便是人的潮，一直喧嚷過去……

我到擧這些都市的聲音，是憑諸理智的認識；事實上我並不能個別地辨別它們。這些聲音其實只是一個，一個流，一個融洽的巨大的聲音的流；比之于海濤，無其清澈；比之于哄雷，無其雄渾；是一種融合了各種噪的濁的濃的膩的……各色各樣感覺的音響。

這濛濛的塵霧……

我凝視鬧市的形與色。成排的黑屋子歪歪斜斜的站着，像馬上要成排地崩倒的樣子；偶或有灰幢幢的樓屋破空矗立，奇怪而高，如惡魔之昂首向天；電線的網交織着，搖搖欲斷，電車過時，波動如浪，每一關節發出藍色的小星，如鬼眨眼；樓屋洞開着眼睛——窗，眼睛裏是裝點着维腫痴肥的女人，妖冶的美，和飢餓的眼光：布旗招牌在腥風下嗝嗝着，紅的，綠的，斑斑爛爛，幾乎要撲打行人首……下邊是施施然的男，嫋嫋然的女，拉着，抱着，追着，跑着，黃包車夫在抹汗，狗在喘氣，哇哇幾聲急叫，汽車們帶着風沙像棺材的行到似地駛過了……

這濛濛的塵霧……

我看了這些，不能無昏眩的感覺。我彷彿看見了不幸的流。一切的行到，都像是喪葬的行列，帶着使人戰慄的聲音，在向前流走——流走到那裏為止呢？看看遠處，是：

濛濛的塵霧……。

濛濛的塵霧是無休止的。從早到晚，從夜到天明。白天有太陽酷烈地俯照着，像要將累累的建築物點燃起來；夜晚的耀明燒紅了半片天，一切的聲音也是無休止的，在夜晚，偏僻的地方要靜一點，但不到天明，就又喘叫起來了。

無盡的喘叫……。而且到處飄浮着肉的氣息；到處是發狂似的追逐，輕狂的笑，妖冶的美，都道：『哈哈哈哈……』

世界儼然在『哈哈』裏翻身。似乎到處是響亮和愉快。然而又不然：在暗黑的黑暗的地方，有淫賣婦的死魚似的眼，有無量威力的高擧的鞭，有狂流的汗，有噴濺的血，有白刃游過的胸膛，有逃跑的腿，有聽見而到處有的嘶啞的絕叫……

這濛濛的塵霧，這動的大融爐，這大都市的奇怪的脈搏呵！

『田園將蕪兮，胡不歸？』有個聲音在我夢裏唱。『你是地之子，鄉村之子呀，快來歸！』有個聲音在我夢里招引。

然而當我張開眼，並且撩開蜘網向鬧市出望去時，痛裂的感覺襲上來了，于是乎想忍受。我為甚麼不忍受呢，當曉之前，最黑最黑的時候？去你的溫馨的家園夢！鬧市需要我的。

六，十四日夜。

牛鼻子日記

牛鼻子

十月十四

在影戲上看見，外國有位「傑美杜侖」先生，算是一個大名鼎鼎的大鼻子，我倒想和他比比，鼻子誰大？我可以寶藏鼻涕一磅牛，他能也不能？

美容院許小姐來找我，大談她的美容術：倒有幾分畫意說：嘴唇的美，口紅應點得像小蛤蜊殼，指甲應修得像一瓣桃蕾頭花瓣，眉毛眼睫毛也有美，什麼痣的美？我閙她玩，痲皮也有美了？癩痢的芋芳頭毛髮也有美嗎？她嬌滴滴扮笑着罵我，後來却開到我大鼻子上玩笑來了，她却說：鼻子的美沒有，你的鼻子倒可大大研究一不，我就塌地坐在地板上，這個寶貝大鼻子，就由她去研究，她却掏出許多藥水棉花，小剃刀，小鉗頭，先「蘇蘇蘇」地把鼻子上汗毛剃得一個光，再有幾顆小痞子，她用小鉗子，不管三七廿一鉗掉了，痛得我「哇呀呀」－不知拿什麼油，用藥水棉花醮了，在我鼻子上一大陣亂擦，我這時，這寶貝也失了知覺，我也弄得昏懵懂，只見她撲上些香粉，淋上些香水，也算我這寶貝交了桃花運，變成如此香豔，她再用胭脂搽，她一聲「好了」－遞一面鏡子給我瞧，大家都笑歪了嘴，笑得捧了肚皮，笑落了下巴，站不起，原來這寶貝正紅噴噴，恰像紅漆圓馬桶一隻，她還說：「這是人工美，沒有工然有的酒糟鼻，紅得有圖案趣味。」

十月五日

六馬路，我喜觀，有「東方藝術」的，兩邊都是「大京班藝術家」的作品，紅牙鬚，白牙鬚，黑牙鬚還有挠牙鬚，三本鐵公鷄張嘉祥，背的大花帽最神氣，有野鷄毛的周瑜帽，八掛圓帽諸葛亮戴的唱空城計，我都記得，舖匠店的櫥窗，掛滿了蘇三起解的雙魚枷，一把大關刀眞嚇人……

忽然聽得一種喉嚨裏帶膩着痰的叫賣聲，這聲音我很熟，這聲音沒有力氣，我的心很觸動，覺得這聲音可憐極了，那麼：「啊來－……黃……牙齒，……牙齒……黃……來，擦得白牙……齒，阿來，……牙齒黃來西……」

從我肩頭慢慢氽過，我一凝眸子瞧他臉子也很熟，他是賣牙齒藥水的，右手捧了盆子，裏面擺着十幾小瓶藥水，左手捏着一朵棉花，裏着一小瓶藥水，嘴口像癩皮狗樣，許多口涎沫，牙齒嚼着舌尖叫喚着，含糊得很，他頭是低垂着，脚步一拖一拖，我看看他，他也看看我他的眼睛，在瞳眸上浮起了一層白霧似的，眼角也有眼屎。

「先生………」他又大舌頭似的招呼我；

某紅星之最後歸宿　江枚作

「啥？你賣牙齒藥水，賣了多少年了？」

賣……賣……十四年了……」他瞳子沒有光，歪上來看看來，說到「十四」上用手做做手勢。

這「十四年」的三個字，一直刺動我的心，我記得，我住在北火車站，我爸爸正交運，還不曾發神經病，媽媽還很胖，額上還沒黯黑地，我還只有五歲，在馬路當中撒屎，追黃包車吊香烟罐頭，蹲在街堂裏賭香烟牌子，在馬路上，水龍頭做梁山，趕捉強盜玩兒時，他就一星期三天必走過，賣牙齒藥水，那時，記得還要賣黑油光紙的頭痛膏藥，叫喚聲跟現在帶了痰而沉膩地一樣，也是「阿來阿來，」「黃牙齒阿要賣來，牙齒黃來西，擦得白牙齒，」那時，記得他年紀很青，一身藍竹布短衫袴，挺又挺，整潔得很，現在也是一套藍布衫袴，却破了不曾打補釘，骯髒得起了烏油，領口歪開着，鈕攀也跟了他人一樣脊落了。

我一歲長一歲，一年大一年，他的叫賣聲，很嚮喨有趣，有節拍，很好學，我終在他來了，我追去一句學他一句，他有時還反過頭來，笑嘻嘻拍拍我的頭皮：「小弟弟……」那麼三個字，他管他走了，小弟弟的我是那麼高大了，站在你面前，就是十四年前的小弟弟呢？他只不認識了，我也已加上了近視散光的眼鏡。

後來，我讀書了，小學畢業，中學畢業，還時常瞧見走過馬路依然在賣牙齒藥水，叫賣聲依然是我腦子裏深印着的幾聲，再後來，我入建築場做小監工，造煤球廠在高昌廟，這極南，他身子也隨了他聲音來叫賣，三月後，我又到極東高郎橋下去造印染廠，他身子也隨了他聲音來叫賣，有曾天還不曾明亮，冒了晨霧，還是一個寒冬天，十六舖魚行剛剛開市，我是到碼頭去接媽媽打甯波回來，又聽得他的叫賣聲，就是上曹家渡，到聖約翰去找朋友，也聽得他叫賣聲，我時常在心坎裏欽佩他，他精神這麼偉大，肯這麼克苦，他儘走遍這小天下的大都市的上海，他的足痕是留遍了每條上海的街道，上海的馬路，最奇怪，我時常迴想，這賣牙齒藥水的人，上海只有他一個子，我更奇怪了！偏偏賣這人家不甚需要的牙齒藥水，他就給我奇怪的印象，像一顆印子打在我腦膜的一角，不能揩抹掉。

「十四年」在人生的旅途也走得很快，却起許多許多的滄桑，不是嗎？——

我「小弟弟」這三個字還我記得，已長得高大了，他，他是……

「你怎麼叫賣聲，這樣低，這樣膩，這樣沒有氣力？」

「我……我……老了……呀。」他又是大舌頭含糊的聲音：

「藥水，依然賣藥水呀？」

「先生……沒有人……要了，家裏要……用……吃要……吃，開支……大，藥水賣……不掉……」他哼哼有些喘氣，嘴角上紅了紅，我也觸動到「十四年」，心酸起來。

「那麼你想賣些什麼呢？」

「我……相賣……老法歷本……本錮要六角……我沒有……沒有」眼角隱隱有淚水滲出來，白霧霧的瞳子，歪上來凝視着我，有哀求的神感。

「我送你二角錢，好嗎？」

袁美雲的笑臉

陳耀庭攝

小女伶，就美在那巧小玲瓏，像一頭小鳥，會依着人唱出那清亮的調子，細軟，甜温，一張臉賽過笑的使者，找不出憂愁。在秋天，隨便的到清曠的所在走一趟，嘿，天氣竟變得這樣快，看着平碧的草原，再看一下樹上的枯叶，不禁的思索着：是該冷了，自己都加上了一層毛衫呢！

啊她倒藏到樹後面去了！

山國的黃氏姊妹

陳家樞攝

別讓風把帽子吹掉了

續牛鼻子日記

「那……多謝……多……多謝……先生……」

他卻合了手拜拜我，更勾起我的心酸。

我就到一家煙紙店，一元鈔兌了角子，拿一個雙毫和一截爷須銅子，交在他手掌裏，他在發抖，又拜拜我，一拖一拖去了，遠遠地，他下面的一雙鞋子，也沒有了後跟。

他是浦東口音，我忘了問他幾歲了。我一路同來，唸着這「十四年」「十四年」「十四年」……

帶來了山國的風情

那風情——

在告訴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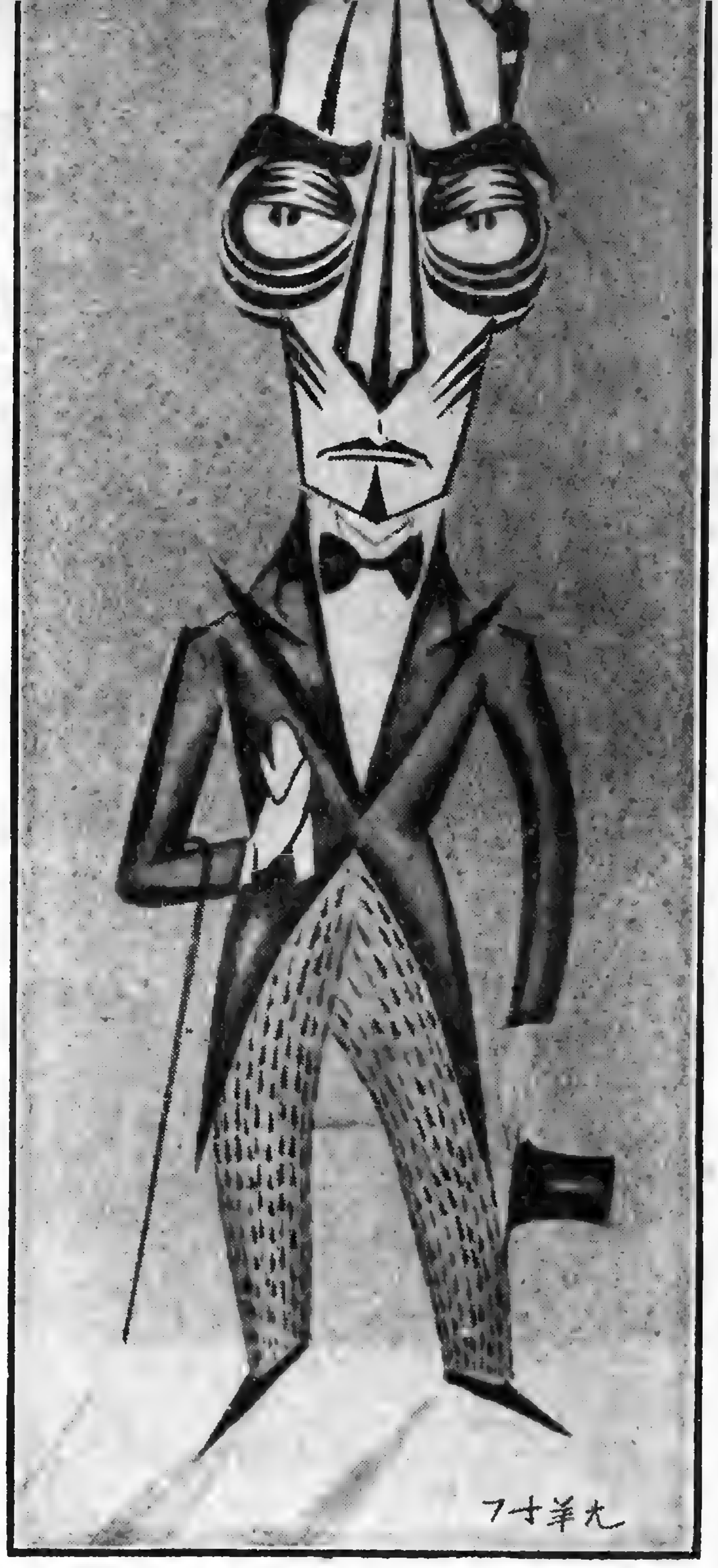
有一首山歌的意味。

揑了一點傘尖，說：“喂！你看這頂傘好麼？”

草茵上像一張地毯，而且還是俄國的厚毛氈子，又軟又鬆」，「靠上去簡直是沙發，富於彈力性，留神，你彈力性的身子，要持得勻衡，要不然，牠的彈力也許會把你彈了出去。

四笑匠

汪子美作



巴斯開登

一張幽冷的臉，自己不笑，人全笑了。

埃迪康特

新堀起的幸運兒，上帝特賜給他兩顆大而靈活的眼睛，使他亂跳亂叫，做了我們可愛的笑星。

查理士賈波林

這位悲哀的小丑，孤獨的流浪者，帶着空虛來，帶着空虛去，喜歡在苦悶的現實上做着美麗夢，因爲他曾用他一顆悲哀的心作出最高喜劇的姿態，獲得廣大的喝采。

佐意勃朗

闊大的嘴，胡鬧，美國式的笑料。

魏小姐

夏之荷

五點剛敲過。

×機關的辦公室一角。

筆，墨水瓶，書報，香煙，鬈曲的頭髮下露着一個白嫩的蛋臉，細長的柳眉，塗紅了的小嘴，坐在老陸旁邊的魏小姐。

老陸撥着電話自動機的號碼，一個比較高級些的祕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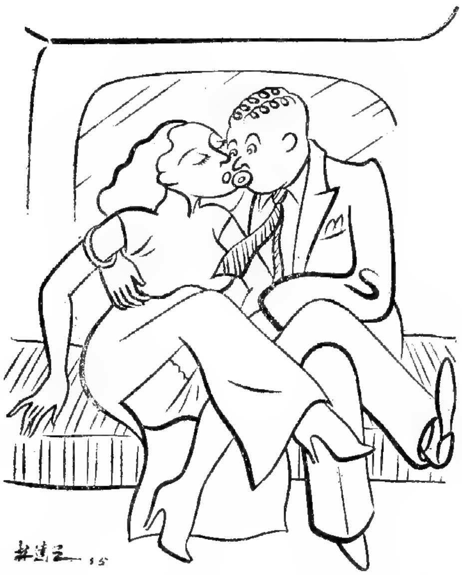
『喂，你們是祥生嗎？放一輛車子到××路××處，請快點。』對着話筒談了後，望了望手錶，然後才按斷。

『魏，今天上夜總會去不？』

『不好，聽說體育花園新開幕哩，還是到那兒去吧。』

汽車的喇叭聲在窗外響着，踏着輕快的步子走出了辦公處的旁門，老陸扶着。

咖啡，捲煙，威士忌，在爵士的音樂聲中打旋。



高跟鞋覆蓋在單薄的長旗袍下，露着白嫩的膀子，短袖下。

高聳着顫動的乳峯，緊貼在老陸的胸前，伴奏在一九三五年的夜晚裏。

魏小姐跟老陸的愛情是在這種場合裏成長咯。

又一支wartg過去，老陸似乎覺得有些疲乏，不敢跟魏小姐說咯，威士忌把他灌醉了。

『回去吧，』還是咱們的魏小姐聰明哟。

爵士的音樂送出了魏小姐和老陸，在黯淡的紅綠燈光中。

初秋的季節，是涼爽的月夜呵！

醉燻燻地地歪倒在魏小姐的肩旁，一條培德花領帶飄在她那高聳的乳頭上，在汽車裏。

平坦的水門汀路，靜寂里魏小姐扶着老陸，付了車資走出車門，向大東旅社來咯。

三百零五號的房間裏上了保險鎖，睡在她卸下鈕扣的香懷裏，老陸清醒得多了。

顫動的乳頭，觸接着他的襯衫。鮮紅的小嘴唇貼在他瘦癯的臉頰上，早忘掉了家裏的黃臉婆，在老陸的腦海裏。

鬈髮掠過了他的臉部，兩手揿着她的酒渦衝破了沉寂的空氣，兩種粗細不同的笑聲。

魏小姐是多麼地熟悉點起了一支捲煙，什麼都很明瞭地，誰還能承認魏小姐年青咯，是個中學時代的姑娘哩！

約莫有一年多的光景，魏小姐的心腹在喜動中跳躍了起來。

老陸是被辭去了祕書的職位，對于魏小姐的生活維持是沒有力量咯。

打胎去吧，家裏是不知道的。

春風吹溫了不平坦的空氣，

老陸是一天一天地瘦削了他的臉子，一副解不透的愁容掛下臉來，在魏小姐。

家里在鬧着給她訂婚的事了。

小張是個要人，某某處長。

剃着光滾頭，生着四十歲以外人所有的黑鬍髭，小房子租得多哩，在魏小姐聽來似乎覺得有對家庭反抗的必要，老陸又失業了，自家兒又受了一次大的刺激，只得讓家裏給她主持去啦，在打胎後的半年中。

老陸病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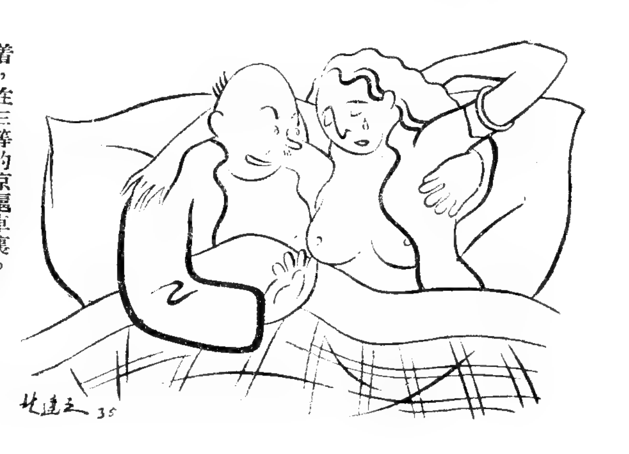
魏小姐的神經衰弱症已漸漸地重了起來。催促着小張快點娶的，她的爸媽。

小張有的是錢，女兒有的是迷人的眸子，已漸漸地向失神裏走去。

小張是愛她咯，上海的女子學生哩，這般地漂亮，準是個交際，又夠他的一次新的調劑，可是誰又知道的理想中的那個新愛人已不是處女呢！

初夏的季節里，池畔的青荷已悄悄地成長。

魏小姐是上南京去結婚咯，爹媽伴送着，在三等的京滬車裏。



憧憬着大東旅社的那晚，不禁又一陣心酸，捏住了一腔痛心的悲哀，在慈母嚴父的面前，丟了他吧，老陸畢竟是個失業的人兒了。

柔風把時光緊緊地吹過了，

小張的喜房裏被客人鬧得嘈雜啦，新夫人美呵，誰都這樣地嚷着，在小張的耳邊。

南京的夜是溫靜的，

小張放下了窗帘，上了門鎖，客人在他期望中散去。

顫動的乳峯，動人的眸子，魏小姐是個理想中的愛人呵，在小張扔熄了電燈的時候：

『魏小姐，你怎………』聲音是抖悸的。

『…我對不住你呵……』兩行淚水激流出了她的眸子，喘息地說着，當小張失望她不是處女咯一剎間。

橋頭流浪之羣

——上海風景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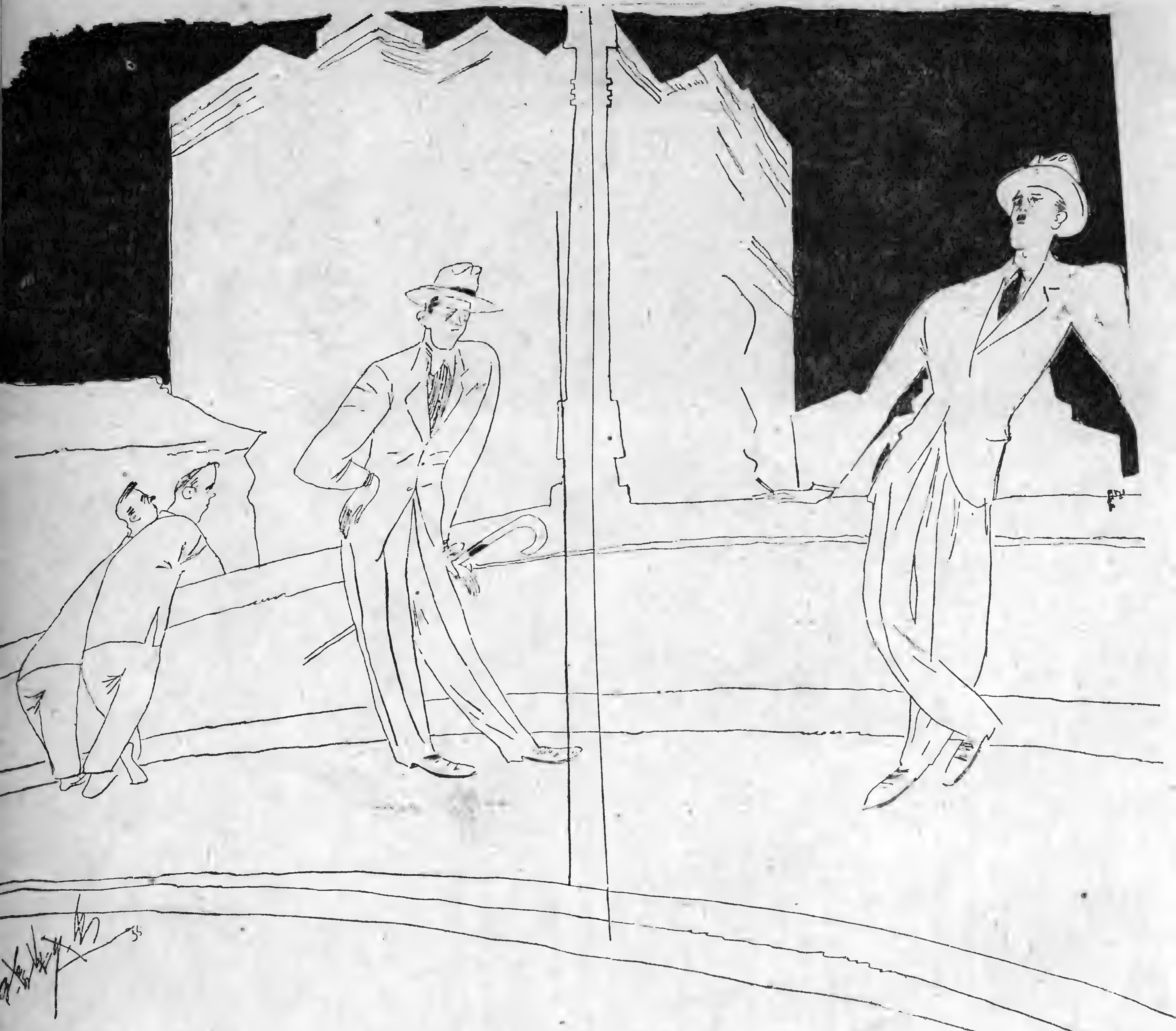
張英超作

黃浦江之西，橫跨着蘇州河的幾架大橋要是認識上海些微的人誰不知道是大都市動脈蠕動的中心，白天的熱鬧的景象正是都市活躍的動態，晚上，當冥冥的黃昏，假如您有機會一履其地的話，那麼另有一番反映的風景線會呈顯在您的眼底。

風是省省的吹着單裳的等車子拉的小乞丐在等着，拉一把黃包車討一些銅子的生活爲了都市的整個不景氣也遠不如前咧，以前拉一次給三個五個銅子的滿不在乎的人多，現在便一個銅子也要打打算盤，有時嘿不要扯，有時連嘿不要扯的車子也沒有，反正沒有什麼正經忙，還是躲在家裏早些兒睡！

有爺叔管沒有相當數目又不便溜，不然皮肉便得受痛苦，想起了以先的享受過的生活爲了不事生產而流浪，祇有望着黯然的天空伸口長氣，伸長氣的不僅是這幾個擠在一起取暖的小傢伙，聽那邊還有一個先生也在倚着發眐。

先生固然不錯是個先生，吃過四年半的牛油與麵包，帶着戴方帽子的照相與盈愜的經濟與社會書藉回來，根本方帽子與文憑又何曾換得來飯吃，對現實的社會沒有相當的接觸，又如何攢得進這擠的緊緊的界圍，幾年來的失業，先生也落魄了，可是先生並不餒氣他懷着滿腹的救中國的社會學說說不定會有三顧茅廬，



或是八十遇文王那麼的奇遇，先生午夜時常到橋頭來踱踱，以一舒一天來的烏氣。

先生有的是高慢的目光，他最瞧不起的便是那些櫛沐在都市風光裏的大孩子，他說假如一輩子像那麼過着布爾喬亞的逍遙享樂未免是太唐頹了其實先生有錢的時節，又何曾不喜歡那一套，現在空空了的袋祇得狗謙糞缸臭；先生又何曾見過他們工作時的辛勞而需要些業餘的新榮養之吸收，祇會消費固然不齒，可是祇生產不知道消費的守財奴也會使社會滯礙了他的進展，都市沒有這輩生產與消費的點綴與推動，便失掉了他的燦爛先生至少是患着近視眼，也許爲這弱點他遂一輩子的潦倒失意着！

木樨花開的時候

尤其

木樨花，開在冷的氣候裏，在色調上那樣的逗人。

正因爲冷，才顯着他的風姿，芬芳，具有一種可愛的情調。

色調，多可愛呵！黃，好像並不怎樣的純潔，在黃色以外，還包藏了活躍的淡綠吶！葉子，青碧的扶持着，葉面上，閃動着油亮的光，當輕風吹來的時候。

嫩，那是獨處深閨的少女呵，沉鬱，在沉鬱裏，流露了輕薄的微笑，不是麼？無限的風情挑逗着人們的心，這豐潤的少之面呵！

許是被風趣的誘惑吧？禁不住的，也買了幾枝，插在案頭的花瓶裏。窗洞外吹來了一陣夏天不容易感受的蕭索的涼風，在周身，直覺到一絲冷意。

關上窗子，怎麼，那里來的一陣幽香呢？一回頭，瓶裏的木樨花又笑了。

是一個紀念的永遠磨不掉的季節，對於我是多感的，在涼風浮蕩裏。

日子，催促着人的頭髮發白，催促着額角上的皺紋增多增深，也催促了人們的心頭加添了無限的愁苦呢？

欣幸，緊挾在心腔裏，在靜肅的路上，那面積像寬了許多，行道樹也覺得分外的有趣，眞的，我沒有想到在上海，人地生疎的上海，也會能由於一個自然的場合碰到了知己的朋友。

——文妹來，要說起來你們都應當認識的，非拉了文的手指着我，這是二哥！

二哥？這個玩笑開得眞不大不小，實在使我有點「愛龍若驚」，屁股底下像有盆熊熊地火在燒，周身都有點那個不得勁兒。

跟着，不必交代，相互一鞠躬是免不掉的。

——大妹，二妹……以後你們都是熟人了呵，非笑了，那樣的自然，彷彿在告訴着沒有一點兒虛僞的成分。

生疏，是一個最大的障礙，這，是可以劃分一條極深鴻溝。

兩次，三次，謀面的時候逐漸的增加了，鴻溝麼？早被來往的脚跡蕩平了。

假使在某一個觀點說，感情，是被拴在坦白的了解裏。蜘蛛的網子緊速繫在兩屋的房角，如果你不留小心衝了上去的話，黏的絲是無法擺脫的。

輪齒撥動了時間，但，還沒有把記憶帶了去。

中秋以後，木樨花正茂盛的開着，花上，不時的捲過來清甜的幽香，我帶了濃烈的香枝走上文的家裏。

一角後樓，夕陽吐着嫣豔的光芒，對射在樓窗上，文，正出神的在看書。

——我是誰？她的眼睛被我用帷子蒙住了。

——二哥！

我笑，她也笑，可是，在今天，清楚的看出來她的不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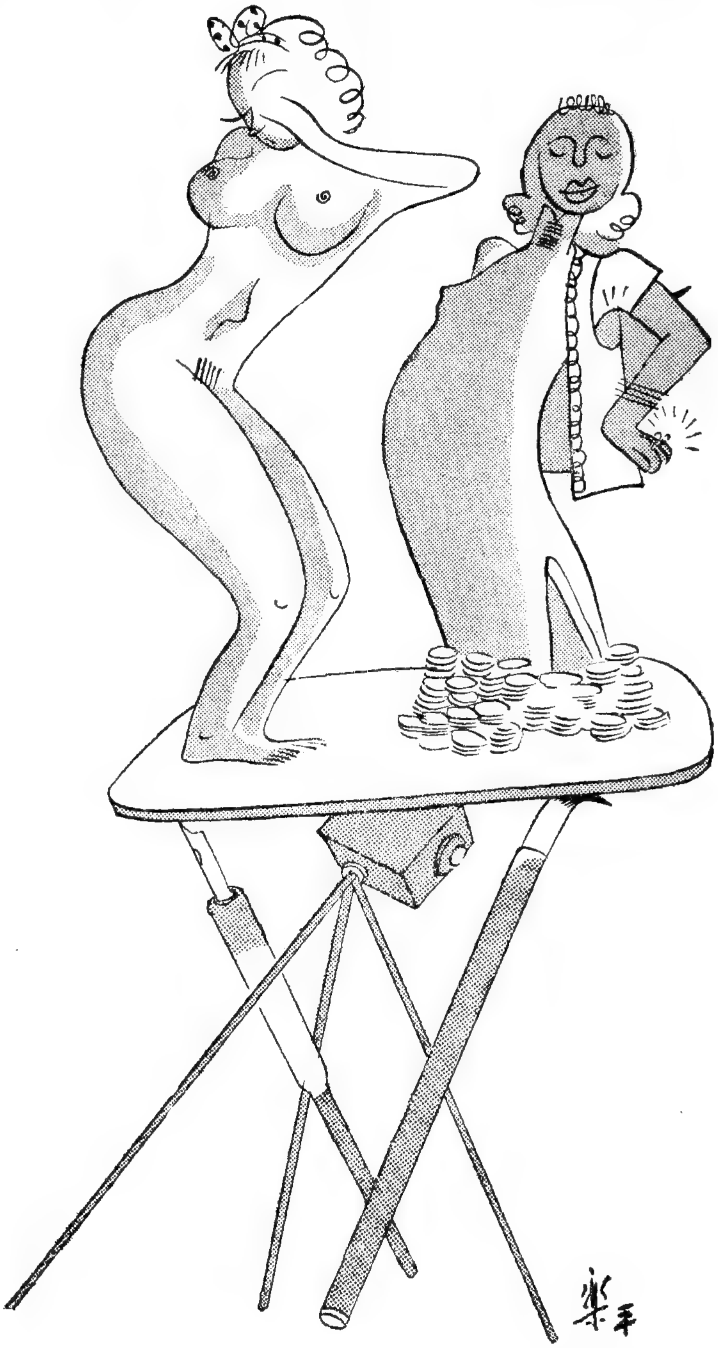
怎麼，你有什麼不如意麼？

——沒有，一切都很如意，不要瞎想吧！強裝了鎭靜，像往常的笑着。

許多的針在我的脚板上猛刺着，躊躇，在她的面前。要在平時，她老早的就要開口說這樣，那樣，今天？陰森圍了她，沉默得有點令人可怕。

折了頂小的一枝木樨，最後，我安放在她的衣襟上，呵，她的靈活的眸子裏，正充盈不晶瑩的淚珠呢！

昏睡了兩天，帶了疲軟的腿坐在案旁，看吧，瓶里的木樨已經萎謝了呢！黃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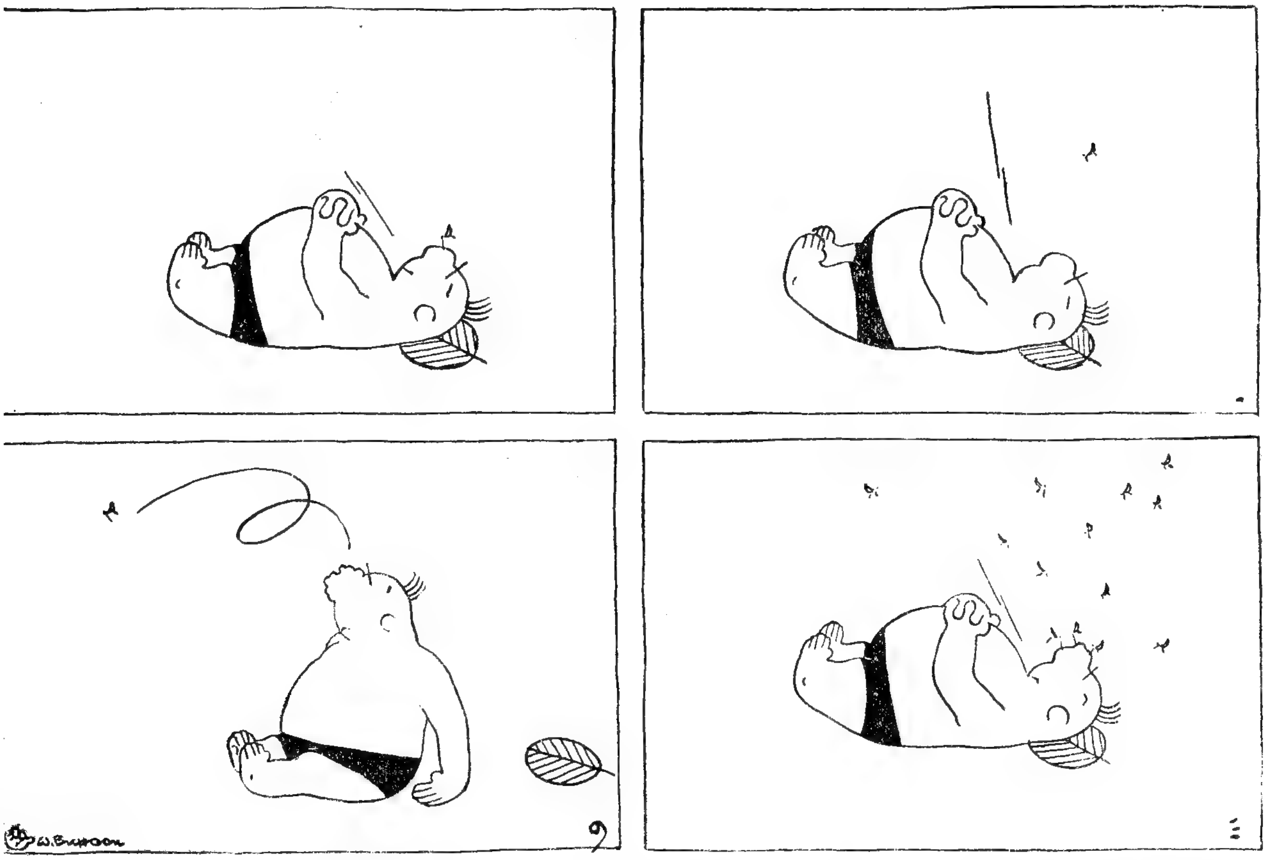


寫得你如花如玉
攝得你缺點毫無
繪得你畫犬類虎

張樂平作

牛鼻子

叮　黃堯



的小花朵零亂的落到案上，少女的風情呢？

就在那年的年底，飲了嚴寒的風號，文走了，到什麼地方？不知道，爲了什麼事？也不知道，事前，沒有得到絲毫的信息。後來，我自忖着，也許……………然而，這只是一個謎，女人的變化是無窮的，誰又能敢料定？

一月一年，時候竟悄悄地溜去了，算一下，該是三年多了。

一個朋友，除非時常的混在一起，假使不這樣的話，就會從腦殼里把他彈了出去，何況連信息都隔絕的人呢？文，在無情的歲月中，淡淡地，她是被忘去了。

去年的初秋天氣，由木樨花的甜香裏，捲來了一個甜的消息，說是文出嫁了，還生產了一個肥胖的男孩。

然而，我不相信那是事實，希望風頭是轉錯了方向。

不久，由風頭里又帶來另一個消息——

——文到上海來了。

都會，是一片汪洋的海，人，就是海里的游魚，想要找尋麼？是極其困難的。

頂了黎明的晨霧，花市成了我常去的所在。該是多大的奇蹟呵，那一個早晨，在濃馥的香的氣息裏，我碰到了一個人，跟文一樣。

——文，文，你到那里？緊跟了上去，右手不禁的牽了她的衣角。

她立定了。可不是麼，臉龐和文差不多，在電炬的輝映中，清楚的看見她的嘴角上，多了一個黑痣。

睜大了眼睛，她膠了我幾下子，去了，嘴里還嘰咕着。

——對不起，認錯了人。這句話她也許沒有聽見。

重下了一個極深的刺激，常常地我想，忘去了吧——可年，又怎能壓制着心頭的懷念呢？

現在，天，又冷了，木樨花又吐着清優的芬芳，不知怎麼，一到了這種時候，我就會連帶的想起了具有同樣風情底文的姿態。於是，不能自制的就要買幾枝木樨，端整的插在案頭的瓶子里，彷彿已養成一種癖好。

爲了想使疲憊的身子得到一些刺激，跟從着幾個朋友，跨上了Dance Hall。

廣廳里，屋頂上正掃下了綠幽幽的光，樂台敲奏得人的心兒漂蕩。

蕩過來，又蕩過去，一對對都摟得那樣緊，細語，在耳根里吹着。

再次起舞的時候，我同一個穿紫紅色的女郎進行着。臉，衣服，溫馨的言語，笑，無論在那一點上都很像文，這當然又給我無限的懷想。

——你叫什麼？

——問那作什麼呢？她，輕微的笑了，由髮際送來了一陣膩香。

轉着，轉着，幾次以後，在我的耳朵中灌進來一些溫馨的低語——

——我含淚在舞着，
不論生李，熟張，
音樂，燈光，夜，大的漩渦——
在醇酒里，各色的人呵動蕩！
……………

挾了頹敗的身體同來，那案頭，木樨花又在輕悄的笑了。

一九三五，九，在上海

某鉅公方夜飯于×賑災遊藝會場，偶因肉骨頭之墜地而想及其家之狗，復聯想到而及災區人民，不覺惻然心動，眼前一亮；是大腿盤旋於左右也，又覺油然色喜，於是正襟起立，納×於懷而行善舉，舉畢，一擲十金無吝色，客有從旁獻諛者曰：「善哉，善哉！如斯功德，亘古之所未見也」！

程柳燊作

初生之犢

袁紹梅郊遊

何佐明攝

春天煩惱，秋天偏又多愁，有人談談說說，還不覺得怎樣就可以打發走淒清的歲月，可是，當沉靜的時候，無謂的思索就會擁上了心頭，那些都是無用的，在無聊賴的時候，蹓躂一趟，木橋雖小，到可以聽出水底的蹤魚，坐下來，歇一陣，幾個娃娃在那邊跳，幾個鳥兒在樹上叫。

貂斑華風姿

貂斑華的風姿，我可以把紅樓夢裏形容王鳳姐來形容：「一雙丹鳳眼，兩彎柳葉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聞。」

有人說貂斑華像胡蝶，其實胡蝶是雍容華貴，而貂斑華除去一部分像胡蝶外大部分是像王鳳姐那種蕩婦樣的！

“快拍！快拍，我忙的利害呢！有人請我沙利文去，有人請我百樂門去，有人……”

“好了，等一會見，再會，噢！慢，陳嘉震你那次在公堂上勝訴了，哈哈！好在大家都是尋開心，借此出出風頭而已！你不用抱歉，我是不會生氣的！”

「等我先看一下天上的游雲，啊！你那美麗的游雲喲，請你評一評：到底是胡蝶像我呢，還是我像胡蝶！」

梅琳的風姿

何佐明攝

梅琳像阮玲玉，這是對的，阮玲玉像紅樓夢的林黛玉，而梅琳是比阮玲玉更像林黛玉，因爲阮玲玉到底是受了「人生經驗」，有時不免流露些妖媚出來，使人發膩，而梅琳的白璧無污，有如林黛玉純處女的美！

"這小葉子還沒有我身上穿的大呢！"

"就這樣子，你看好嗎？"；"好！這樣兒美極了！眞是回眸一笑百媚生，楊貴妃的樣兒都給你學會了！"

『有枝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自古紅顏多薄命，我的臉很像薄命的阮玲玉，可是我的福份不薄，我有那親愛的余光保護有，將來的身世一定不會像她的！

王瑩	荆州路昆明路電通公司
王引	霞飛路賓康里三十二號
王人美	延平路延平邨三十六號
余光	南市望雲路峻德里五號
金談	延平路延平邨三十六號
胡蝶	亨利路永利邨二十九號
胡萍	膠州路一七五弄七號
高占非	亨利路永利邨十六號
高倩蘋	亨利路永利邨十六號
徐來	愚園路蝶邨三號
梁賽珍	新開路沁園邨八號
梁賽珠	新開路沁園邨八號
梁賽珊	新開路沁園邨八號
梁賽瑚	新開路沁園邨八號
陳燕燕	福開森路聯華一廠
袁美雲	霞飛路賓康里四十四號
陳波兒	昆明路荆州路電通公司
梅琳	南市望雲路峻德里五號
黃耐霜	貝勒路道德里一五號

黃侯	辣斐德路飲邨五十五號
黃今	辣斐德路飲邨五十九號
黃美	辣斐德路飲邨五十五號
陳娟娟	西門路馬浪路西成里九十號
袁紹梅	貝禘塞路恆慶里四號
張翼	亞爾培路賓隆坊十五號
葉秋心	巨籟達路永春里
貂斑華	福煦路模範村
黎明暉	愛文義路愛文坊三十三號
黎灼灼	亞爾培路賓隆坊十五號
黎莉莉	極司斐而路信義第一郵七號
黎鏗	福開森路聯華一廠
劉繼群	西成愛斯路愼盆里二號
潘自聲	亨利路永利邨二十九號
韓蘭根	南門福善堂街三善里一號
嚴月嫻	福煦路慈患南里七十號
顧蘭君	安南路
陸鐘恩	愛文義路愛文坊三十三號

圖例
明星住址
共法交界線
華租交界線
鐵路
馬路
河浜
公署
所局
巡捕房
電車路
無軌電車路
公共汽車路
電汽車大站
電汽車小站
學校
郵局
橋樑
草地或花園
法
界

吹泡泡(小明星陳娟娟)

杜鰲攝

吹泡泡
泡泡向天升

清風帶你上天去

停在雲中莫動身

他 望 望
我 嚷 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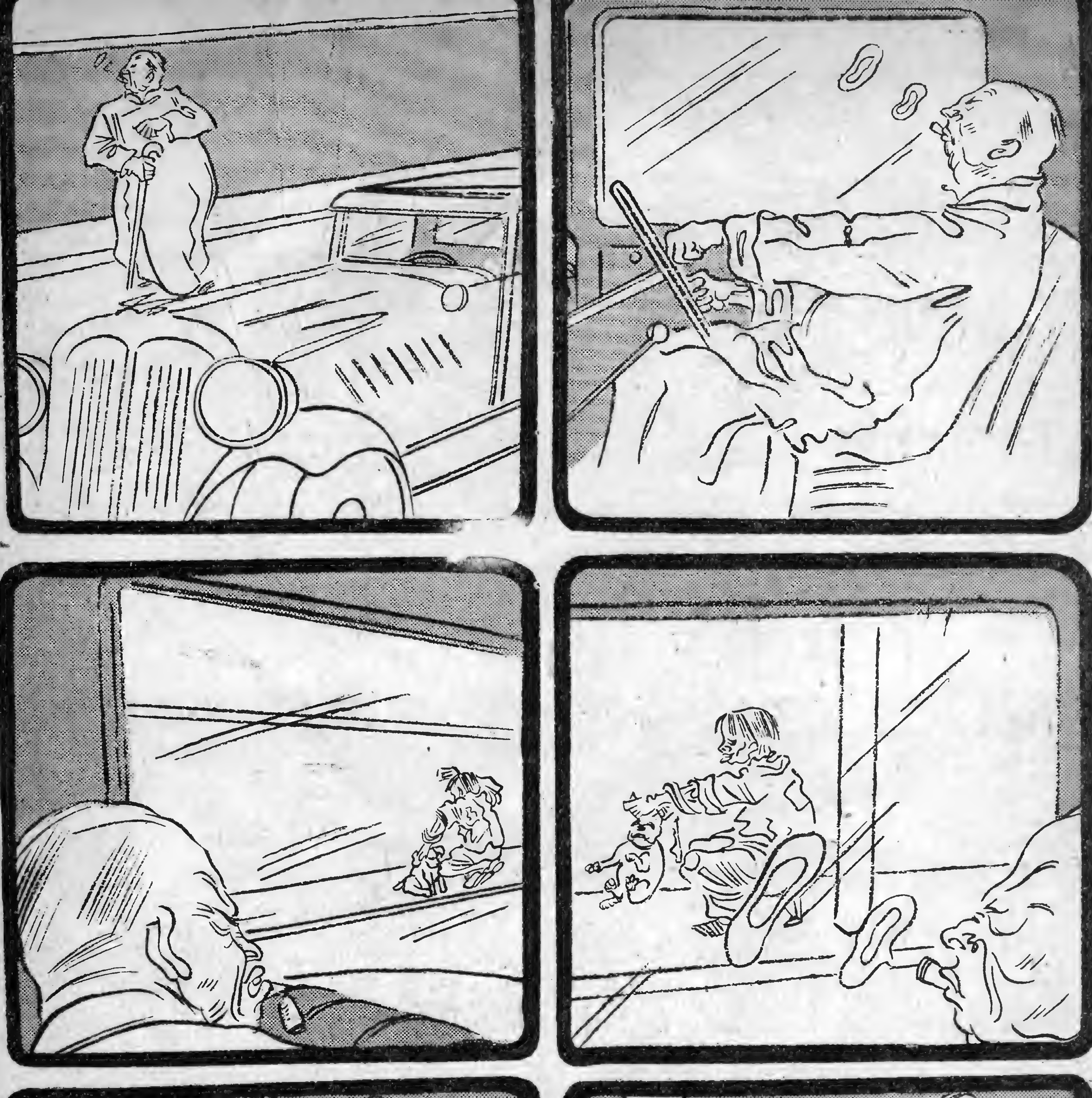
天空出個小太陽
太陽艷艷放紅光

他拍掌我拍掌
引起人人來贊賞

泡泡散了太陽暗了
時候晏了開晚飯了

太陽回去好好安睡
早些起來明天再見

閉着眼過一夜開着眼過
一天再吹一遍太陽出現



特偉作于十月四日動物節

護生？

幽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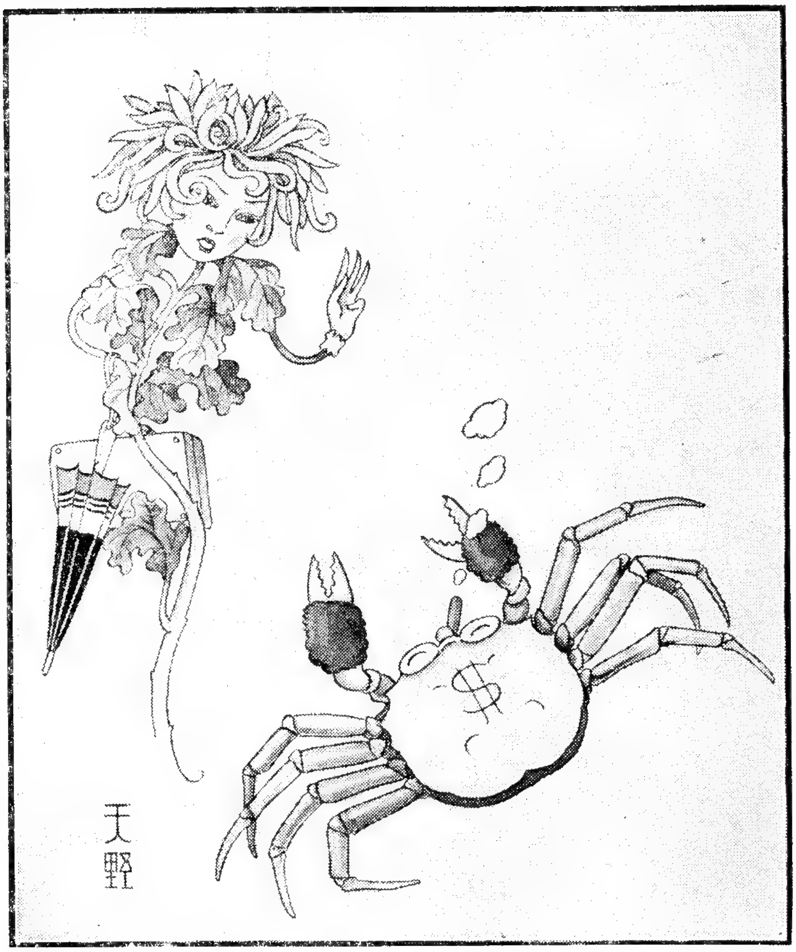
！自到道的便屁人等不，鴨
ㄴ己的：二很股的到約當屁
ㄱ的客ㄱ人迅上筷主而上股有
屁嘴人屁找速，便人同燒的一
股道，股不的一如説的鴨客次
在：一在着送個電一注的人宴
這ㄱ時那鴨到客般聲視時，會
裏屁情裏屁嘴人快ㄱ着候同，
！股急呀股裏得的請鴨，坐三
ㄴ在。？，；到落ㄴ屁三在個
這指ㄴ便其了到，股人一愛
裏着吃間餘，鴨三，便起吃
某婦人，性情粗糙而冒失。一天，她到商店裏去買錢袋，揀了好久，錢袋堆滿了櫃台。方才揀中了一隻，要付錢的時光，一瞧自己的錢袋却不見了，仔細一看，她揀中的一隻就是自己帶來的。
甲：『請問先生；這裏附近你看見警察嗎？』
乙：『對不住，我連一個影子也沒有見到。』
甲：『很好，那末請你把帽子，皮夾，和大衣一齊交給我。』
——裝滿人的擺渡船，搖到半江，船破一洞。水涓涓灌入。——
大衆：（驚喊）不好了，救命啊，船快沉了。
一人：（鎮靜）打什麼緊，這船左右不是我們的。

柳影選文

畫典

令尊可在？
子：沒有。
友甲：令堂呢？
子：令尊令堂我們都不賣的，請另換一家罷！
父：（由外進）今天店中生意如何？
子：有人來看過令尊令堂，我對他說「我們沒有賣的請你另換一家」罷。
（次日父又出去）
友乙：令尊可在家嗎？
子：「令尊就是我」「令堂是你媽」
又歎子：「這些還不知道。」
女：唉，我為了愛你，所以把我應得的遺產也丟了。
男：啊呀！這是什麼緣故呢？
女：我和你愛好，給族長知道了，所以給他們驅逐出來，遺產都由我妹妹得去。
男：那麼再會吧！
女：你到那裏去啊？
男：我到你妹妹那里去。
一婦臨產，毅然與夫誓曰：「以後不許近身，甯可一世無兒，不願受此痛苦了。」
夫：「謹依遵命。」
及生一女，夫妻相議命名。
妻：「取名『招弟』罷！」
傘販：「先生你要買一頂傘麼？雨天可蔽雨，晴天可遮太陽，真是一舉兩得。」
紳士：「我不願意再買了，買一頂總被人家偷一頂。」
傘販：「先生你買這一頂吧。包管你不會偷去，因為我已兜賣了半年多，還是沒有人要。」
继忠

繼忠作畫



一個是囊充黃白的富翁　一個是孤芳自賞的學生
他向她追求百般獻媚可是她架子十足越顯身價，但到他黃白消盡，
她却已芳菲自萎。

董天野作

求愛

李馨德

馬先生順着羊尾巴胡同牆根兒踱着八字步，一面走一面兒想心思。自己已年過三十了，還沒有個馬太太，逐年吃着朋友的喜酒，怎麼老沒有老馬的份兒？瞧，憑小朱那樣子，也有了個愛人了。我老馬難道就不及小朱？拿學問說吧，國學中，四書五經，唐詩古文，躳之新文學新詩詞，那樣沒有唸過，雖然讀完了還有點莫名其妙。可是，幷不要靠背得出這些才能講愛情呀。西文呢，記得在中學時，把高中英文選全三冊都念完了，雖說每次成績單上的英文都不滿十分，而且，現在連愛、皮、西、地、也幷不見得能夠寫得全對，可是講愛情那裏用得着這些？只要會說『笛耳』與『大鈴』就行。而『笛耳』『大鈴』咱老馬已背得爛熟，不必自誇，舌尖上有個小紫泡為證。為了每天沒事一人在房中練習「笛耳」「大鈴」，有一次說得太快，一個不留神，把舌尖咬破了一塊，流出不少血，犧牲兩頓飯。第二天，結上一個小紫泡，至今未消，為了這次小小的流血，不，一件富有詩意的風流韻事。因而「笛耳」「大鈴」學得更加尖銳而飛快，自己聽着也覺得有些迷醉，不用說比小朱說的高明得多，若以相貌而論吧，我老馬也是平頭整臉，一貌堂堂，不過嘴脣厚一點兒，有點朝外翻翻着，牙齒也不大爭氣，兩隻門牙距離至少也有半寸來遠，裝上一個假的吧，那有人三隻門牙的理？但這也沒多大關係，嘴脣厚呢，可以抿着點兒，牙齒稀呢，只要說話時留點神，笑時拿塊白手巾掩上點，也就可以對付過去，誰還拉開你的嘴，伸進頭去細細檢查不成？

馬先生越想越起勁。左手摸索着牆壁，右手從袋裏掏出一塊摺得方方的，恐已三年沒下過水的白布大手帕來，虛擬着對面有個愛人，只見他一會死命抿着嘴，一會又拿手帕掩上嘴咯咯的笑一陣，還編了許多有詩意的情話如「笛耳，你正如春天牡丹花上的一隻小臙頭出一般的活潑」「大鈴，你身上的曲綫真像玫瑰花上結着的一隻大葫蘆，又像一條粉紅色的小蚯蚓，我將睡在你的石榴裙下，做着那黃金色的美夢，永不驚醒，笛耳，除非是你玉殞香消了，那我就去削髮為僧，伴着你的香塚了此殘生！唉！阿彌陀佛，上帝！」

馬先生想入非非，不覺滴下兩點情淚，猛然，「嘩」對面一個女人將一大腳盆污水倒在馬先生這邊牆上，馬先生想入了迷沒聽見，只覺得頭上身上沾了不少水點，他眼睛不大管事兒，只當是下雨哩，天又黑下來，又沒帶傘，可不糟了？不礙事，有辦法，把大手帕雙摺着搭着頭上，到底比光着頭淋好得多，馬先生很得意的將手帕包在頭上，還在下巴底下打了個結，這麼一來，把他的瘦臉變成了一隻小尖錐子，一個臉上只看見一張大嘴往外翻翻着，特別威風，天可沒下雨，一輪落日還紅紅的發着光呢！可是，馬先生的眼睛可管這些，三四尺以內的東西他倒很能照顧，日頭儘管紅着，他却老當着有雨，不時低下頭去抖一抖雨水，把腳在牆根上敲兩下，很迅速的運用着足尖，直着步子走回去。

第二天八點不到，馬先生就到局子裏去。同事的一個也沒來，茶房阿三懶洋洋的掃着地，馬先生心裏悶，找着茶房談談天兒，

：『我說，阿三，你多大歲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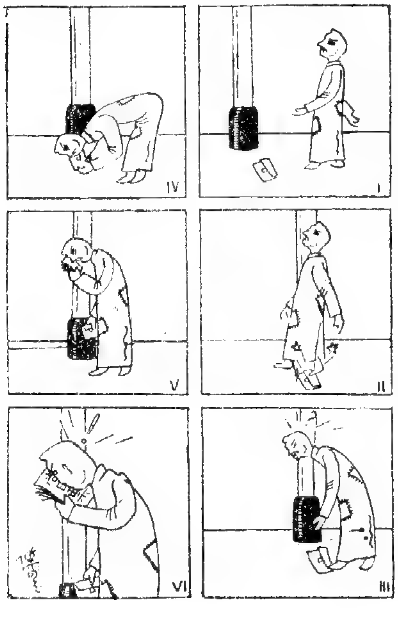
：『二十三』

：『二十三？小哩：可娶親了？』

：『孩子都有兩個了，沒娶親！？』

可喜的事

鄧作雲作



：「噢？你倒好福氣，是自由結婚？」

馬先生，你倒說，我們還會鬧這把戲？還不是家裏給訂一個就得了」

：「呵！家裏訂的？你倒眞老實，怎麼不自由戀愛？」馬先生有點鄙視阿三。

：「好說，我會自由戀愛？憑我這身份！」

：「那倒不在乎，你是沒學問，沒手段，我還沒有太太哩，自由戀愛還不是件容易事，阿三，瞧我的！」馬先生得意非凡，還待往下說，一個聲音傳過來。

：「老馬，一人在發生什麼神經病？和誰談戀愛呀？」

馬先生聽是小朱的聲音，倒有點怪不好意思，轉過身去，把臉紅了一下笑道：「你們老不來，我和阿三談談哩。」

小朱沒說什麼，却抿上嘴笑了一陣，因爲他進來時阿三已出去了，老馬眼睛沒照顧到一人在說話哩，小朱把嘴角和眼睛都彎了彎，陰陰一笑，拉拉西裝上衣，：「老馬，和你說，憑你這學問和相貌，還愁沒人和你談戀愛？就是在裝束上你太不留意了，你去做身西裝，買雙漂亮皮鞋，頭髮梳得光一點，身上要時時洒上香水，包你不到一星期就有一個愛人跑到你身邊來。」

小朱人眞好，有良心，老馬感激得掉下淚來，平日把自己和別的同事們，都罵小朱頂滑頭，眞寃枉了好人。老馬踱到小朱的身邊。

：「小朱，謝謝你指敎我，不過這要請敎你了，我沒穿過西裝，皮鞋，你得帶我去辦。」

：「你眞一點也不知道？關於西裝皮鞋？」

：「原說呀，我簡直是門外漢，纔來麻煩你呀！」

：「也好，我代你辦，不過那得要一筆錢哩！」

：「一筆錢？得要多少？」馬先生有點驚。

：「連頭帶尾，從內到外，加上化裝品，一切都檢次等，少不過也得一百塊大洋，」小朱皮子裏笑了一下。

：「一百塊？我那兒來這許多？」馬先生喉嚨裏打了幾個哄嚨。

：「那就算了，你還是做你的獨身老馬吧！」小朱皮子裏又笑了一下。

：「好說，小朱，你既肯幫助我，又何必擺這架子？你幫我想想呀，我有多大出息，東巴結，西拍馬，

（未完）

情歌兩幅

菱復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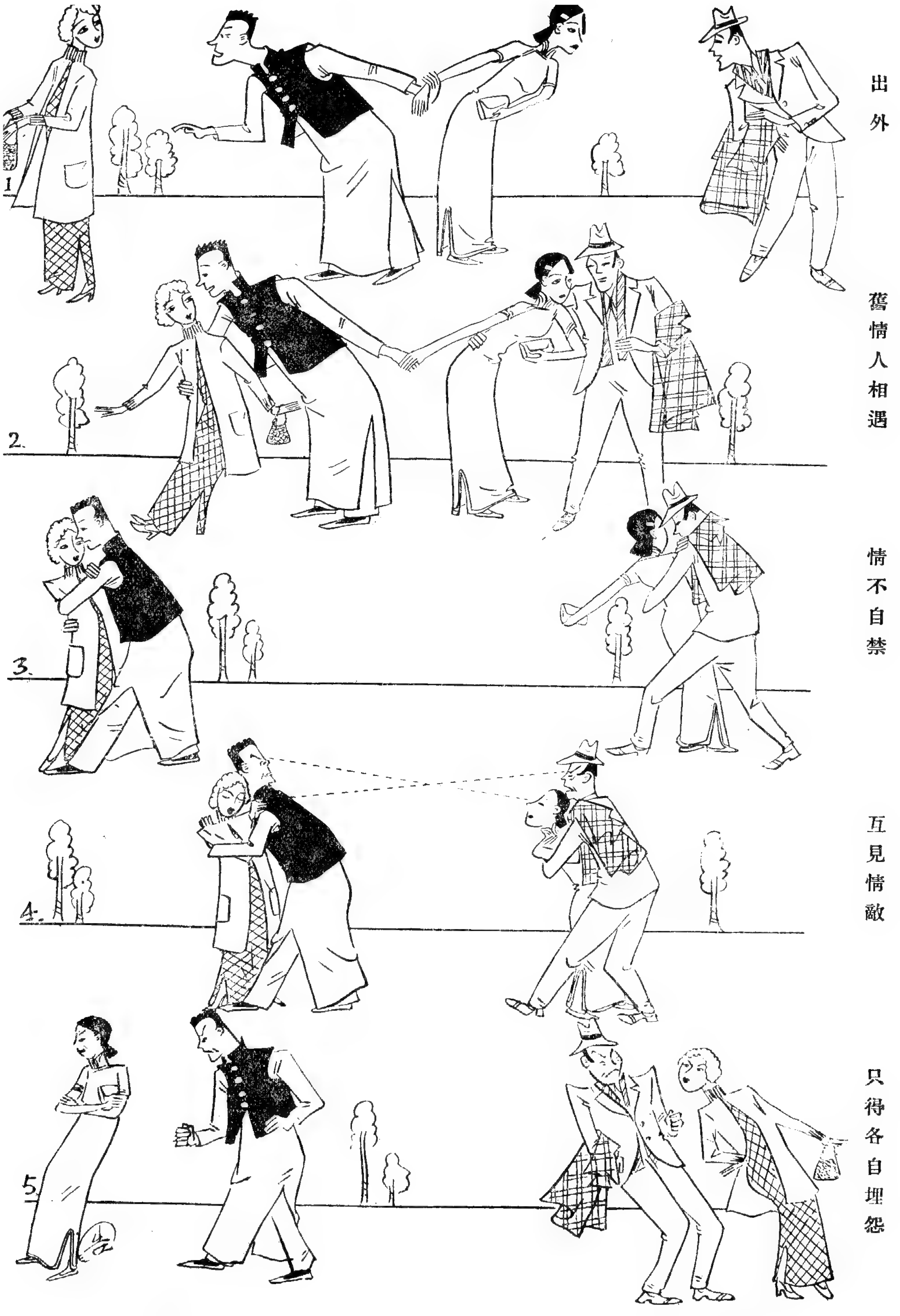
鼓打一更月當頭，姐兒提燈上高樓。
個郎早在床候，快把花鞋脫掉相指睡。

立秋一到禾田綠，阿郎終日忙在西天邊
妹個看郎不過眼，奴家可得親自送飯來。

小菜場對白

「昨天又馬雀又到半夜，今朝手臂覺得很酸」。「我昨夜看電影睡遲了，所以今天起來也遲了」。少婦們的談話都是眞實的嗎？

陳浩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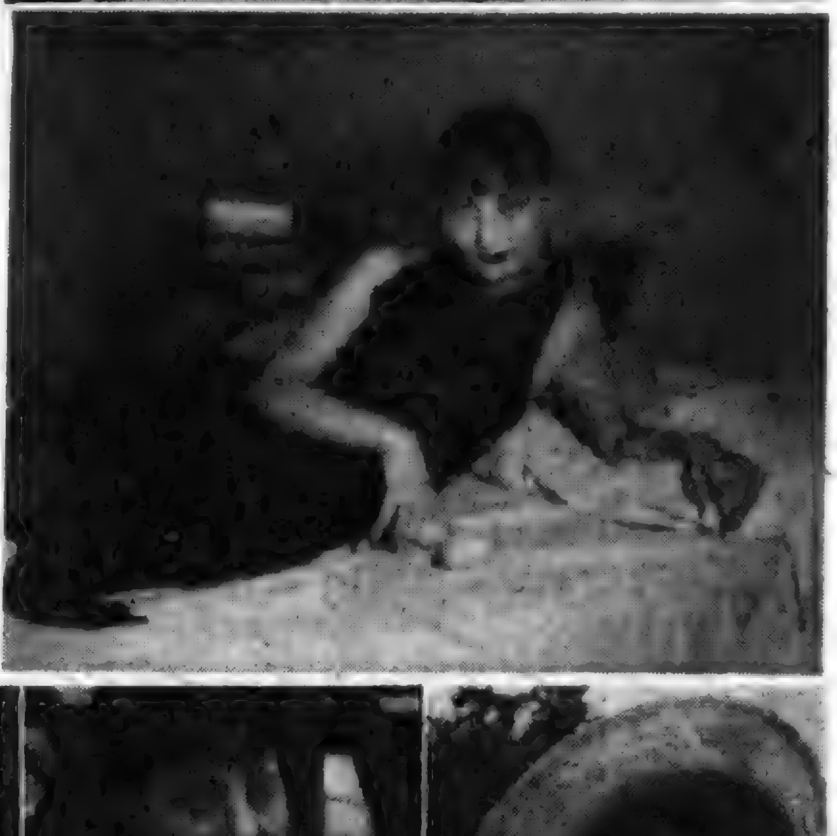
兩對夫妻

陳浩雄作

葉秋心出行圖

秋心！你眞是秋天裏，在人家寂寞情懷上的一顆灼熱的心呢！秋心！當一個旅人困守在旅店裏，忽地一張楓葉，他便把它當作你的心一樣地來自慰啊！當一只失羣的孤雁，寂寞地飛過蕭蕭的秋林，看見樹梢上掛着一輪冰盤似的明月，它亦把它當作你的心一樣自慰啊！秋心，你眞是秋天裏，在人家寂寞情懷上的一顆灼熱的心呢！

張進德攝



陳家樞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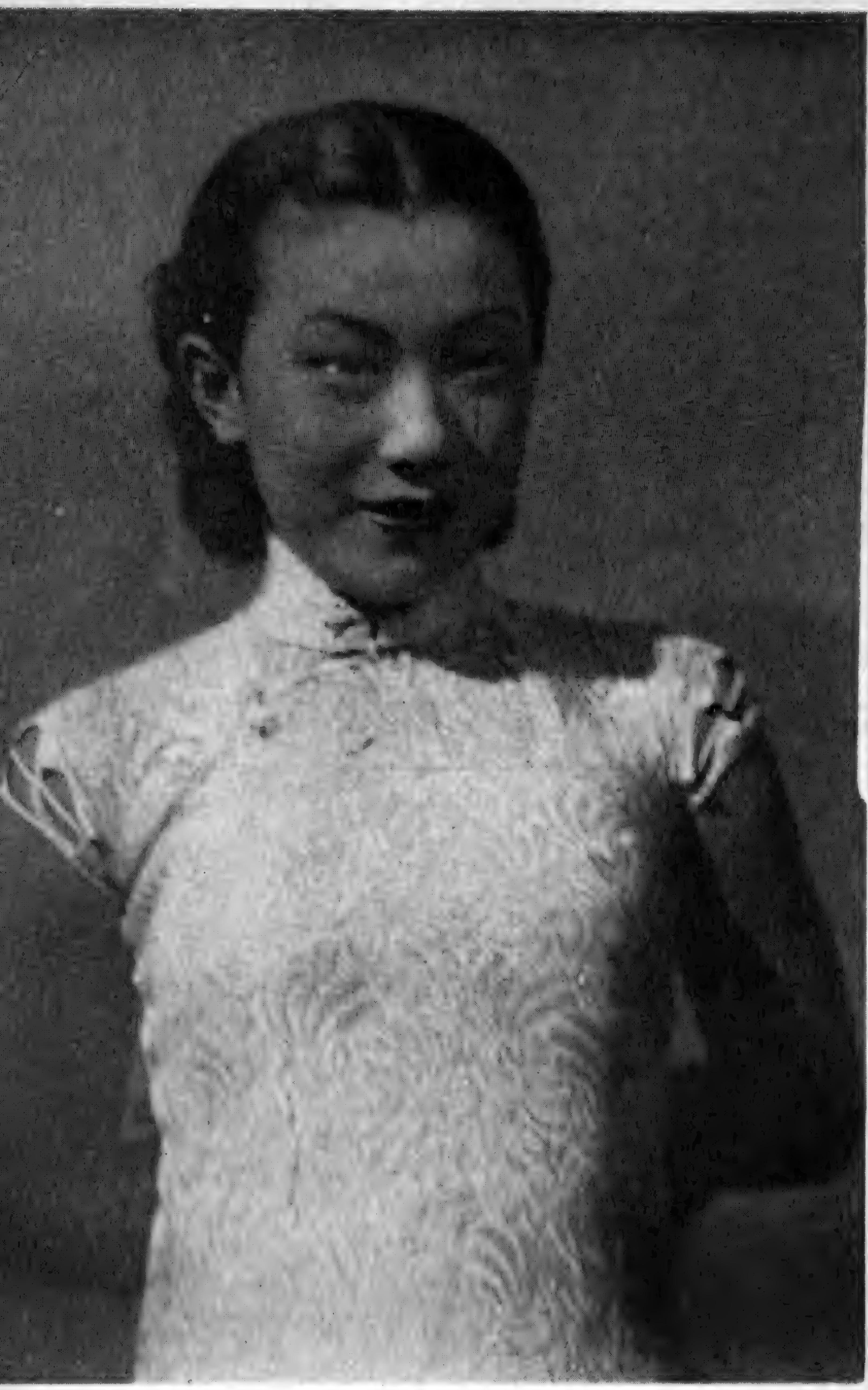
六位女星

靜倚絲欄慢慢地走
到門外，你還等待着誰
呢？
不看見，她悄悄地
立在燈光的幽暗？
你們都不必胡說，
搗亂。
教我安靜的心兒，
儘情的聽一回鏗鏘的寒
衣曲。

(一)靜依絲欄(徐琴芳)　何佐明攝

(二)談　瑛　馬四知攝

(五)高　倩　蘋　馬永華攝



(四)顧蘭君　　馬永華攝

(三)黃耐霜　　何佐明攝

(六)嚴月嫻　　張進德攝

(三)你還等待着誰呢，

(四)不看見，她悄悄地立在燈光的幽暗？

(六)教我安靜的心兒，儘情的聽一回鏗鏘

的寒衣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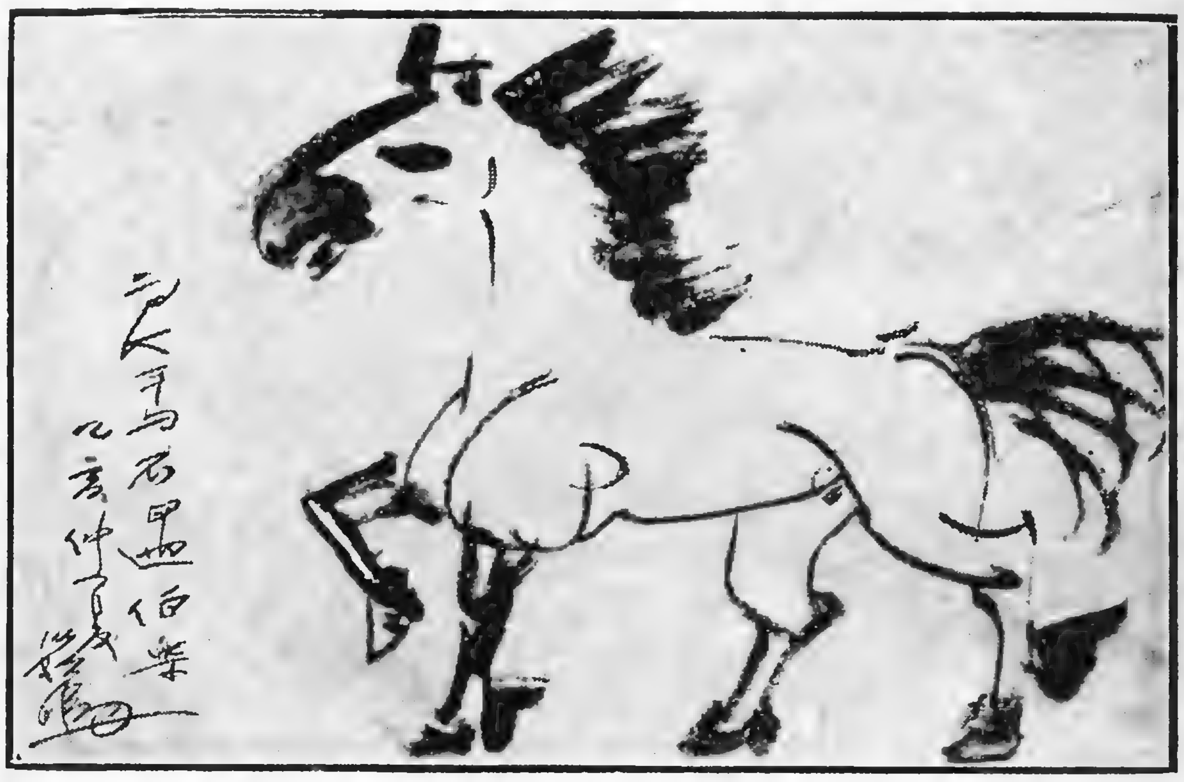
明星動物觀

董天野作

周伯勳 豬

談瑛 蛇

日光浴　張正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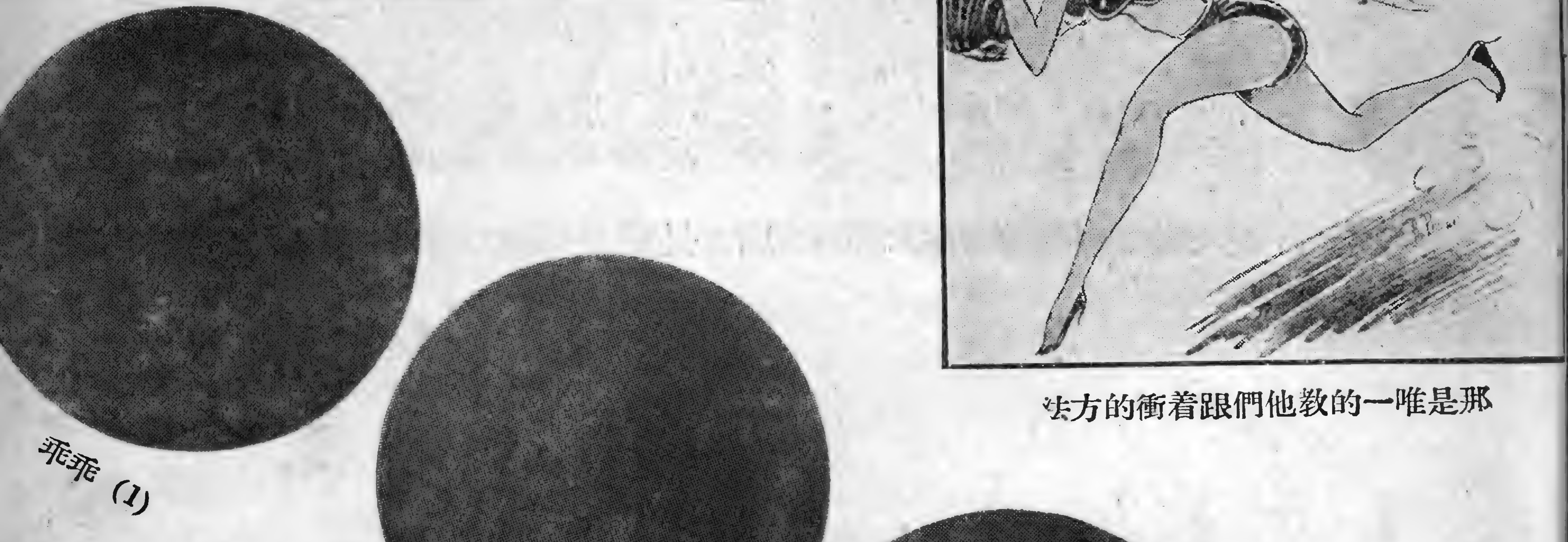


奔馬　萬籟鳴作

本社于九月廿五日晚歡宴漫畫界文藝界電影界新聞界人士到來賓數十人，以上兩幅一爲張正宇先生之日光浴，一爲萬籟鳴先生之奔馬，皆爲酒後之偉作也。

喂，姊姊給事拌往了，不能接電話

那是唯一的教他們跟着衝的方法



(1) 乖乖

(2) "喲，不要摸七摸八，亨利"

(3) "猪玀，你……"

(4) "不要吵，睡都睡不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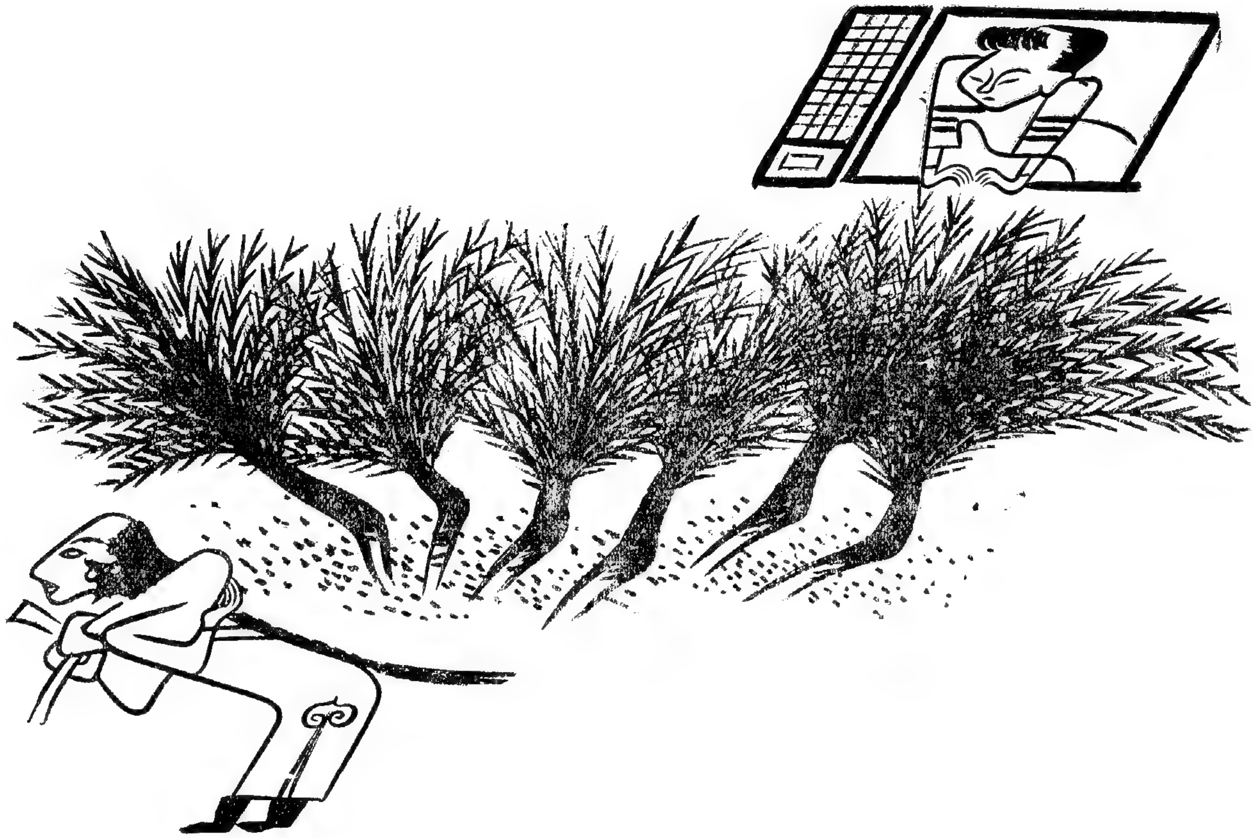
那位先來，費小姐——是鷄是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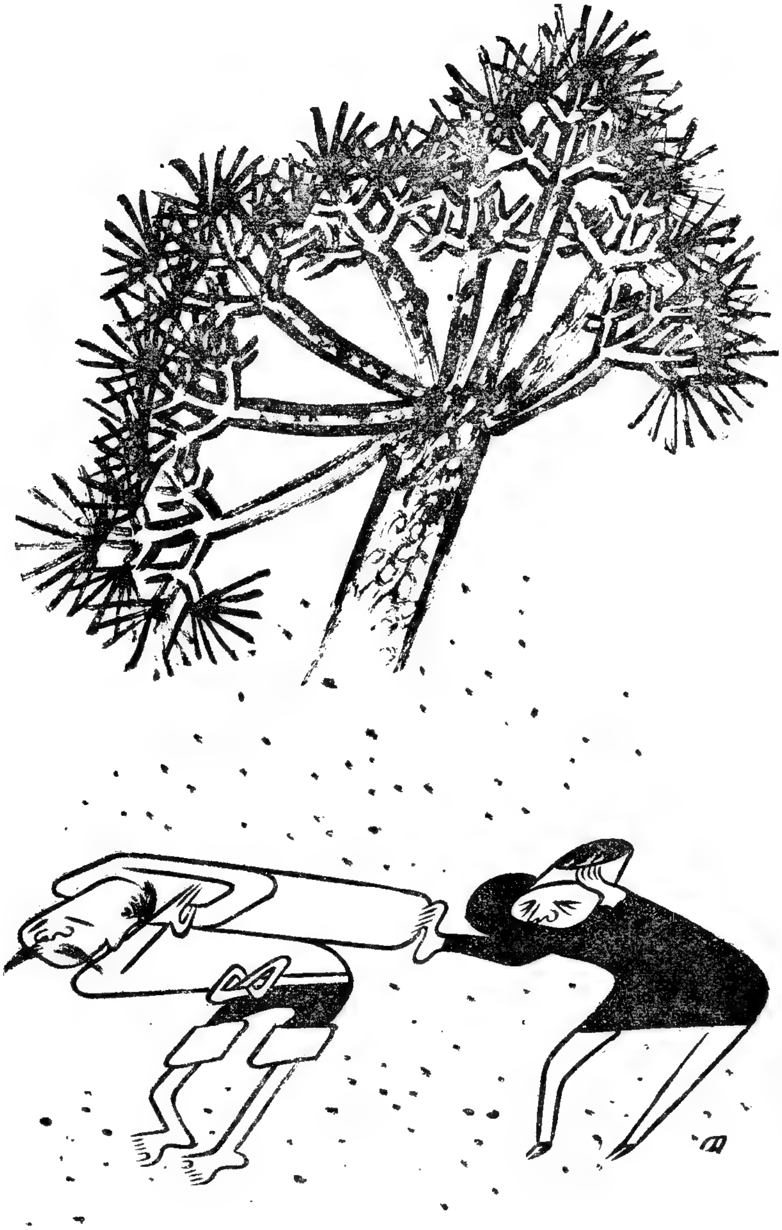
杜詩新畫

胡考作

(一)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面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二）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
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
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
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
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
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
勢異鄴城下，從死時寬，人
生有離合，豈擇衰老端，憶
昔少壯日，遲迴竟長難，方
國盡征戎，烽火被岡巒，積
屍草木腥，流血川原舟，何
鄉爲樂土，安敢尚盤桓，棄
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露天法庭

胡緒

夜天氣很悶熱，農教館大廳前的空場上芭蕉扇子的聲音很鬧忙；蚊子太多了，這是因爲今天下午落了一場陣頭雨的緣故。

那個大臉孔的館長正在他的同事們淘裏講故事，其實並不怎樣好聽，可是那班同事不知爲了什麼道理，個個都裝得很起勁的樣子靜心聽着，不這樣，好像就會對不住館長似的。

河沿上突然有了人的聲音，而且是一大羣人的聲音，這使得館長和他的同事們都分了心，芭蕉扇也靜下來了。

館長和同事們都吃驚地站起來，因爲方才在河沿上嘈雜的一大羣已經湧進了館門；看情形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發生，人雖多，大家都是嬉嬉哈哈的呢。只有兩個人，一個男的抓着女的髮髻，男的自己的衣領也同樣給女的抓着，互相角罵着向館長身邊走攏來。

「爲了什麼事？」館長嚴厲地發問了；「你們這個樣子還成什麼體統，快快！各人把手放下來！」

「嚼！　女的伸一個指頭觸在男的鼻尖上，跺脚叫道：「這個爛浮屍！他吃飽了夜壺尿(酒)常常無緣無故打人！別人家男子起早摸暗在田地上工作，他却成天到晚模在家里頭尋事；館長你要把這件事情替我理理直，這種日子我過不下去！」

「你」長的大臉孔迎近男的問：「你是叫沈才福是不是」？

那個男的點點頭。館長是認得一些種田人的，所以他猜對了。

「你沈才福」！館長動氣地說：「你知道一個有了家室的男子，他的責任是多末重大，像你竟這樣懶，還要常常無端打罵你的女人，你有什麼理由可以這樣強凶霸道的呢？」

「館長，」男的軟弱的說；「我完全冤枉，誰再說我懶，眞是沒有良心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那一日不是巴巴結結在做着；講到打，每次也總是她先動手。館長，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向四鄰打聽去，看到底是誰不好？」

「不過，」館長口氣和緩了一點；「酒總不是好東西，喝醉了酒往往會闖禍，像你今天這逼舉動，也許——並非自己本意，想是喝酒醉了才有的？」

「不！」男的說：「我根本沒有吃酒，館長你不相信，可以聞聞我的嘴巴，看有沒有酒味？」

「我不要聞！」館長退後一步，搖手說。

「而且，」男的繼續說：「館長，我們今天相打，不是爲了這酒不酒的，而是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那你趕快老實說出來，到底是爲了什麼？」館長說，滿頭大汗。

「我沒有臉孔說，館長，你問她自己好了。」——男的；頭低了下來。

「殺胚！問我什麼？女的咆哮了；「我頭頂青天，脚踏實地，我有什麼齷齪落在你眼睛里了，你說！」

「嫂嫂你不要發火，讓我來問他；」館長回過頭來向着男的；「沈才福，你快快說，你們是爲了什麼吵氣的？」

「是，是……她做出……」男的。

「什麼？我做出了什麼來，爛浮屍你用刀殺了我是不妨的，不要這樣瞎三話四糟蹋我得，你要糟蹋我做了鬼也不饒赦你的！」——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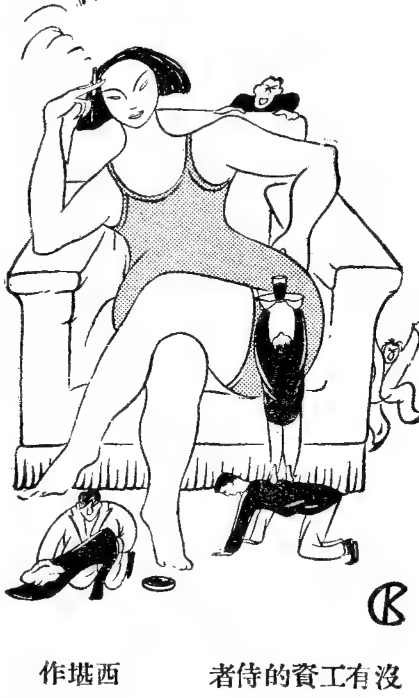
「沈才福，你說出來，她到底做了什麼？」——館長；他要問過「到底」。

「說呀！沈才福有話儘管說呀！」——觀衆的聲音。

同事們倍館長坐了下來，觀衆分兩旁站開，那一男一女並立在中間，就形成了個露天法庭，那個男的終于聲顫顫的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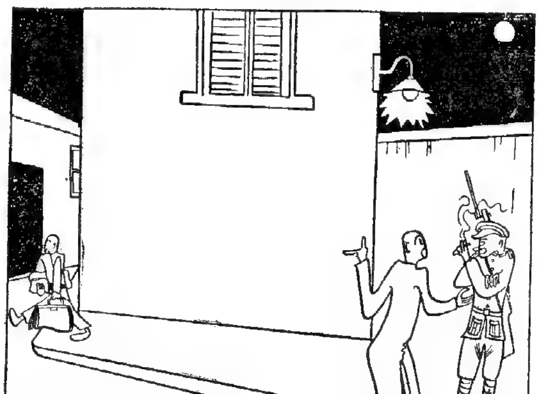
「不瞞館長說，我的女人實在不守規矩……」

（未完）



沒有工資的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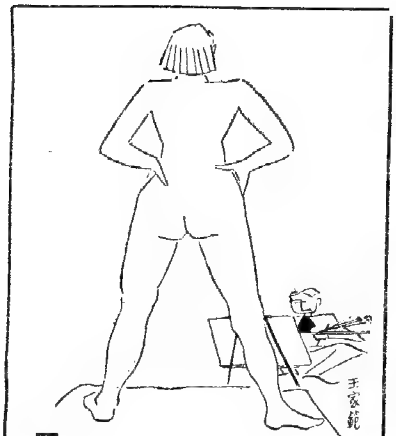
西堪作



甲：(驚惶地)不好了，我的包裹皮篋給強盜搶去了……請你快……快快捕捉……

警察(安閒的)急什麼？讓我把這根香煙吃完了再講。

傑作的構成



王家範作

長篇兒童文藝

甜甜隨筆

周天籟

（一）

爸爸失業在家，祇層弄花草，弄死人花草。媽媽天天罵人，連我也罵在內，我看這情狀也不是事，我不是胡塗虫，我是有頭頸的人，我的頭頸從來沒有生過一隻栗子金，不相信你看，你看。

今天早上爸爸老早就起來弄花草，一人靜靜伏在天井下弄花草，媽媽以為爸爸今天起早出門做生意，非常開心，後來不知道爸爸又不做生意，還是弄花草，氣傷心，又罵人，爸爸歎一口氣，面孔朝客堂裏說：

『一個女人總要像一個女人，一個女人總不要天天罵人，我不過夏天回家失業你，不明白事理，夏天還有人穿皮衣嗎？我不要回家失業嗎，秋天到了，我就不失業，就要上張家口收皮貨了。』爸爸說畢，吐一口痰到陰溝口那拉尿的地方又弄花草。媽媽祇是咕嚕，咕嚕，咕嚕意思裏好像說：

『老胡塗虫，還吹牛皮，秋天到，就去收皮貨，我看你好了，我看你好了，我看你恐怕一日到夜死在家裏弄花草活命好了……』媽媽咕了一會，嘴唇撓得如豬八戒，對我白一眼：

『阿囝，吃早飯，吃早飯上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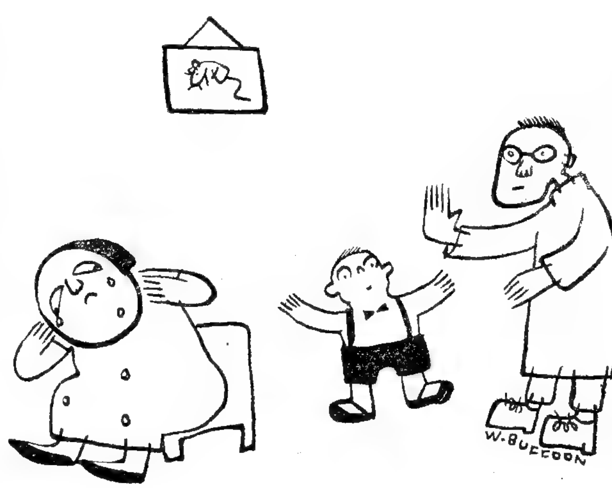
我就吃早飯。我看見這情狀心中不好過，不知如何眞不好過，祇吃了一碗早飯，決心不添第二碗早飯，背書包上學去。

家庭大變，叫人厭心，叫人心死，叫人不高興，叫我一課書也讀不進耳朵和肚皮。

隔了幾天一封信從門口送到我家，是群泰皮貨店伙計送來的，上面寫我爸爸名字，爸爸接到手裏一折一看一笑說道：

『如何，如何，我老早說過，秋天到我就不失業，祥泰皮貨店又請我到張家口收皮貨，你看信叫我今夜去碰頭，碰頭就出門上張家口。』

媽媽就笑，她說：



『是呀，一個人總要有生意，有生意人家看得起，本來像你天天弄花草，花草又不多謝你，又不給你飯吃。你今夜去碰頭，什麼日子動身，我還替你洗被頭，洗枕頭，洗褥子好叫你帶乾淨的到張家口去。』媽媽完全歡喜從心裏歡喜起來，我也歡喜，又把爸爸那封信拿來看，上面寫道：

禹卿先生左右膝下：

本局自夏天以來生意全無，開銷長大，加之張家口鬧兵事，深恐發生意外，所以叫你收拾回上海，一向無事拜託你先生做，薪水的錢也不照付，說來十分難為情，總想一辦法來報答你之日。現在入秋，天氣轉涼，還發大風，西門路大銀杏樹也吹倒，本局三樓屋頂無線電掛天線竹頭也吹倒，看來今年要大冷，皮貨生意一定好，本局老板娘又加二萬元資本，預備上半年蝕本一萬元全要收回來，所以還拜託你上張家口收貨，今夜請到本局碰頭，即日出門為要。此請

老安

祥泰皮貨店經理陸錫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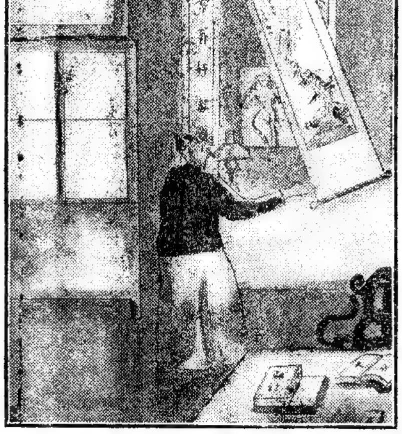
夜裏爸爸由祥泰皮貨店回來就說：

『阿囝的娘，我明天動身，你趕快替我理行李，被頭不要洗，到張家口再洗，你有什麼話就今夜和我說。』但是媽媽一定要留爸爸再住二天。爸爸脚一跳說：

『你們女人，希奇古怪，我在家時你天天罵人，我要出門你又留住我不放走，到底什麼道理，什麼東西。』爸爸火冒，而媽媽心裏卻是難過，她抬了一下頭，含着一包眼淚水說：

『你要明天走，你儘管明天走，不過，不過你什麼時候回來呢，我看你今年不像回來的了…………』

『…………』爸爸走來走去不做聲。



某道學先生之祕密　王瀚全作

殺豬玀　沈冠芬作

讀者信箱

讀者來函須知

(一)讀者來函，每次至多發問三題，

(二)讀者來函，須抄寫清楚，文句簡短。

(三)讀者所發關于電影上問題，如須指明星，導演……等解答者，本社亦可照辦。

(四)讀者所發關于漫畫上問題，本社請有漫畫專家代答。

(五)讀者如認爲第一次解答，不能滿意者，可再作二次三次之發問，惟不得過三次以上。

編者先生：

今有問題數個請胡萍小姐親自在讀者信箱欄內答覆爲盼。

(1)胡小姐是否將要回原籍省母？大概何時動身？

(2)小姐現在在上海的住址是那裏？可否與小姐通信。

(3)小姐最近除「桃花扇外」，還有什麼傑作？

玉俊傑鞠躬　九月二十四日

答：

(一)胡小姐回原藉——長沙——省母已有多日了，約於數星期後卽可返滬。

(二)胡小姐現在的住址是膠州路一七五弄七號，只要有誠意的，她都回信。

(三)據說她或者進中央攝影場去，因爲中央的待遇較藝華爲優，同時也不會欠薪。現在繼「桃花扇」後的作品是應雲衞先生導演的「時勢英雄」。

王先生：本應胡萍小姐親自作答，奈因胡小姐已回藉，故本刊編者代答，祈諒。

本刊特別啓事

上期(第五期)爲優待讀者起見購本刊一册，贈送六寸明星照相一幀，奈因讀者來信過多簽名不及。以致一部份遲遲始能寄出希讀者諸君原諒，尙有一部份讀者，因地址明而退回，本社當代爲保存，待讀者開明地址後，再行寄出。

第七期特大號預告

本刊下期爲特大號，共計六十頁，三色版精印封面，內有三色版兩頁，及彩色套版數幅，編排純以最新的姿態出現，取料以幽默，滑稽，諷刺爲中心。漫畫有張光宇，張正宇，葉淺予，胡考，萬籟鳴，張英超，黃堯，程柳燊，江棟良，張樂平，汪子美，魯少飛，陳浩雄，盛公木，竺繼忠，顧逢昌等各大漫畫家之精心傑作，照相有陳家樞，何佐明，陳耀庭，張進德，李世芳，嚴次平，馬永華，馮四知等之特殊設計，文字有王敦慶，尤其，牛鼻子，朱錦縷，夏明義，周天籟，沈白石，張菁子，王人路等作品，材料之豐富可破電影與漫畫雜誌之紀錄，另售大洋叁角(長期定戶不加價)並優待讀者，預約下期特大號者，只須附郵兩角，特大號出版日卽行停止預約，但此種預約以直接向上海法租界菜市路信陵邨一百號本社爲限。

中國第一本純幽默漫畫

「牛鼻子」出版社

黃堯氏專作之幽默漫畫「牛鼻子」，早已散完于各大圖畫雜誌，其主角牛鼻子爲一矮胖子，及其商標之倒八字脚。頭毛四根，高大鼻子，早爲人人所認識漫畫中第一之笑匠也，牛鼻子作風，其構圖之筆觸，在漫畫界中別立一幟，以極簡煉之綫條。作出種種活躍之姿態，生動之表情，完全不借文字爲襯托，使幅幅整潔萬分，畫成此牛鼻子栩栩如生者，在幅面上造出無窮之笑料，深蓄無窮之風趣，爲人人所愛閱，作者把握之題材，並非一般無聊胡鬧，皆蘊有奧笑意趣，幽默之至，其味雋永，及諧謔諷刺之能事，大有啼笑皆非之趣味，正可與美國之F. AANLEY（和瑞士之UNDERSON爲勁敵，故各大雜誌爭徵無特約載之，今作者彙集原稿，挑選極幽默者，再增插更精佳而所未曾發表過者，訂印成册，由上海福州路中市羣衆圖書公司出版，全書一概精製鋅版印刷，卽文字標題亦不用一鉛字排入而有玷亂幅面，編排式樣時代化，全册四十四頁一頁有一頁的趣味，中更有大幅之「爸爸媽媽的巴戲」，妙趣橫生，並本頁插有小牛鼻子一個，各式各樣，一個有一個的幽默，個個不同，裝訂新奇，兩面均可翻閱，一方一面長，封面「畫中畫」，別有風味，內容如「請請請」「只重衣衫不重人」「演說家」，實譏誚煞一般社會人物，如「財迷」「色迷」皆深蓄警惕，如「燙髮」「健康美」「波波波」「催眠曲」「有傷風化」，正譏笑煞一般患時髦病者，饒味蓄趣，非但家庭間備一册，消遣良物，卽旅行起坐，隨身袖攜一册，到處翻閱，到處能得無窮笑料，無窮趣味，臻漫畫下之成功到處，定價牛圓，作者目漫畫誠爲國際文化之動力，爲倡行中國漫畫運動，對國人提高漫畫之趣味，不到成本，僅售一角，(中外國本外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倣蘇聯之文北凖所以激漲，爲普遍發行「大衆書」，使人人以極低之代價，得讀極高尙之好書籍，黃堯氏專作之「牛鼻子」非但爲中國第一本之純幽默漫畫，亦世界若幽默漫畫中數一數二者。聞十月十日國慶紀念日已出版云。

中華漫畫函授學校

本校第一屆招生由胡考先生負責指導

章程

(一)宗旨　本校以提倡漫畫培植專門人材為宗旨。

(二)學期　初級班半年畢業，高級班半年畢業。如成績優良可進研究科繼續研究。

(三)入學　本校為培養眞才實學起見。不限年齡，不拘性別，不論有無職業，時間，于漫畫有興趣者均可隨時報名入學。

(四)考驗　分入學甄別試驗，及學期試驗兩種，前者于入學時，由本校考驗其作品，選擇適當年級學程後得插高級班受課，後者于學期終結時舉行之。

(五)學費　初級班入學時一次繳清十元，或入學時先繳一次，以後按月一次，每次二元。高級班：入學時一次繳清十五元，或入學時先繳一次，以後按月一次，每次三元。研究科與高級班同。入學時另繳講義費一元，範本費一元雜費一元，共三元一次繳清，郵費在內。凡學生中途輟學或因過開除者所繳一切費用均不得退還。

(附註)國外學生須另繳郵費三元。

(六)授課　本校經收到報名單，及學費後，即日發寄課本，以後每星期發二課，講義一課，範本一課。

(七)受課　高級班一律授課本，隨時由書面指導。範本給予原作或世界名作臨模之。凡學生受課後須將講義範本加意保藏，以備學期考試之用。

(八)實習　學生第一次受課後，一星期內須將成績寄交本校，當由指導員批改後，附於下期課本內發還。每星期祇少一次，每次不論多少，均所歡迎，惟一次以上者郵費自負。

(九)停課　本埠學生積止二星期不實習者，本校即停發課本，外埠學生三星期，國外四星期。

(十)請假　學生請假，須來函聲明事故，當由本校停批課卷，課本照常寄發。

(十一)詢問　學生如有關于漫畫方面之疑問來函詢問者，特別歡迎，本校接信後，即日答復決不拖延，（每次來函須于信封上書明「詢問」二字，以免錯誤）惟不得附于課卷內。並附回件郵票。本埠學生來校當面詢問者，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十二)課卷　學生寄交本校之實習課卷，須于背後書明號碼。

(十三)輟學　凡學生所繳學費期滿後，當由本校催函二次逾期不繳以中途輟學論。此後仍欲繼續入學者當另付講義範本雜費於前。

(十四)畢業　凡各班修業期滿，考查其平日成績，以及學期考試及格者，即認為畢業。高級班由本校發給畢業證書，不及格者，須繼續求學

(十五)獎勵　凡成績優良者不限年級，不論時間，本校負責介紹其作品于國內各刊物發表，稿費學生自得。

(十六)免費　凡名例全班之冠者，給予下學期免繳學費之權利。

(十七)代辦　學生居鄉僻之處，無從購買其應用物件，可交本校代辦部，義務購買一切，不取手續費。

(十八)報名　照本校報名單繕寫完備，與學費一併交郵局掛號及買匯票寄來，以免遺失。本埠學生，報名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起，下午六時止，隨至本校報名處填寫報名單與繳費。郵票亦可。

(十九)附註　本章程如有修改，或增減等情，得由校長隨時通知學生。

校址　上海戈登路普陀路二〇四號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第六期

電影·漫畫　每冊二角

主編　顧逢昌

圖畫　竺繼忠　盛公木

文字　尤其　張菁子

攝影　何佐明　陳耀庭

出版者　電影·漫畫社　上海法租界菜市路信陵邨一百號　電話八五四七三

發行人　顧逢昌

總代發行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

廣州特約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支店　永漢北路二三九號　電話一一七四五

南京特約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支店　南京太平路中市　電話二三六三八

製版印刷者　益社製版印務局　上海塘山路一三三弄十一號　電話五〇七〇一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五十種

本叢書編[illegible]委員

周作人　胡適之　鄭振鐸
沈啓先　盧冀野　葉聖陶
林語堂　郁達夫　吳瞿安
汪辟疆　俞平伯　朱自清
周越然　龍榆生　曹禮吾
豐子愷　錢南揚　劉大杰
廢名　阿英　施蟄存

主編：施蟄存

中國文學，浩如煙海，即傳統的所認爲文學者，已有四庫之富，而又益之以近世文學觀念擴張，詞曲小說，都已不再視爲小道，於是中國文學典籍益夥矣，中國文學典籍既極富，而學者所可得而習之者，仍不過最常見之數十百種，蓋藏書家則珍其祕笈，不欲示人，出版家輒好影印，定價既昂，寒士無力購致，以此之故，中國舊文學之研究與欣賞，遂成爲一部分特殊階級之持權矣，本叢書除校印罕有流傳及遭清代燬禁之中國文學名著外，並有輯印市上已有流傳之文學巨著之志，如元人雜劇全集，及宋六十名家詞等，爲好詞曲者所必備，倘購全帙，所費不貲，故重爲編印，斷句精校，俾學者以二三元之廉價得之。

本叢書之編印校點，全聘請專門學者任之，主其事者如盧冀野阿英劉大杰施蟄存諸先生，均親事編校工作，採用善本，力求珍罕，搜集借抄，所費不貲，編校耗時八閱月，共計一千餘萬言，印成二萬餘頁，而預約售價之低廉，出君意料之外，蓋銷售二千部以上，僅足抵初版之造本，預約者平均每部僅費三角，是否便宜，凡稍具買書經驗之讀者，略一計算，便能了然，初不待出版者之訴述也。

爲讀書人節省買書錢
爲圖書館減少採集費

全輯凡五十部
共一千餘萬言
印成二萬餘頁
分訂七十厚册
自九月十四起
每星期六出版

郵費
本埠一律自取
外埠一元五角
另製書箱一隻
精緻美觀
實售洋三元
惟不便郵寄

第一部 **袁小修日記** 十二卷
袁中道著　阿英校點
沈尹默署　施蟄存跋

第二部 **柳亭詩話** 三十卷
宋長白著　郁達夫署簽
辛味白校點

第三部 **宋六十名家詞** 甲集
毛子晉輯　盧冀野署簽
施蟄存校點

第四部 **拍案驚奇** 三十六卷
凌濛初著　張靜廬校點

另印書目樣本歡迎索閱

實業部註册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

南京支店：太平路中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

Coordinated by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